

繹志

四

卷九

三禮

古制

建置

祿祥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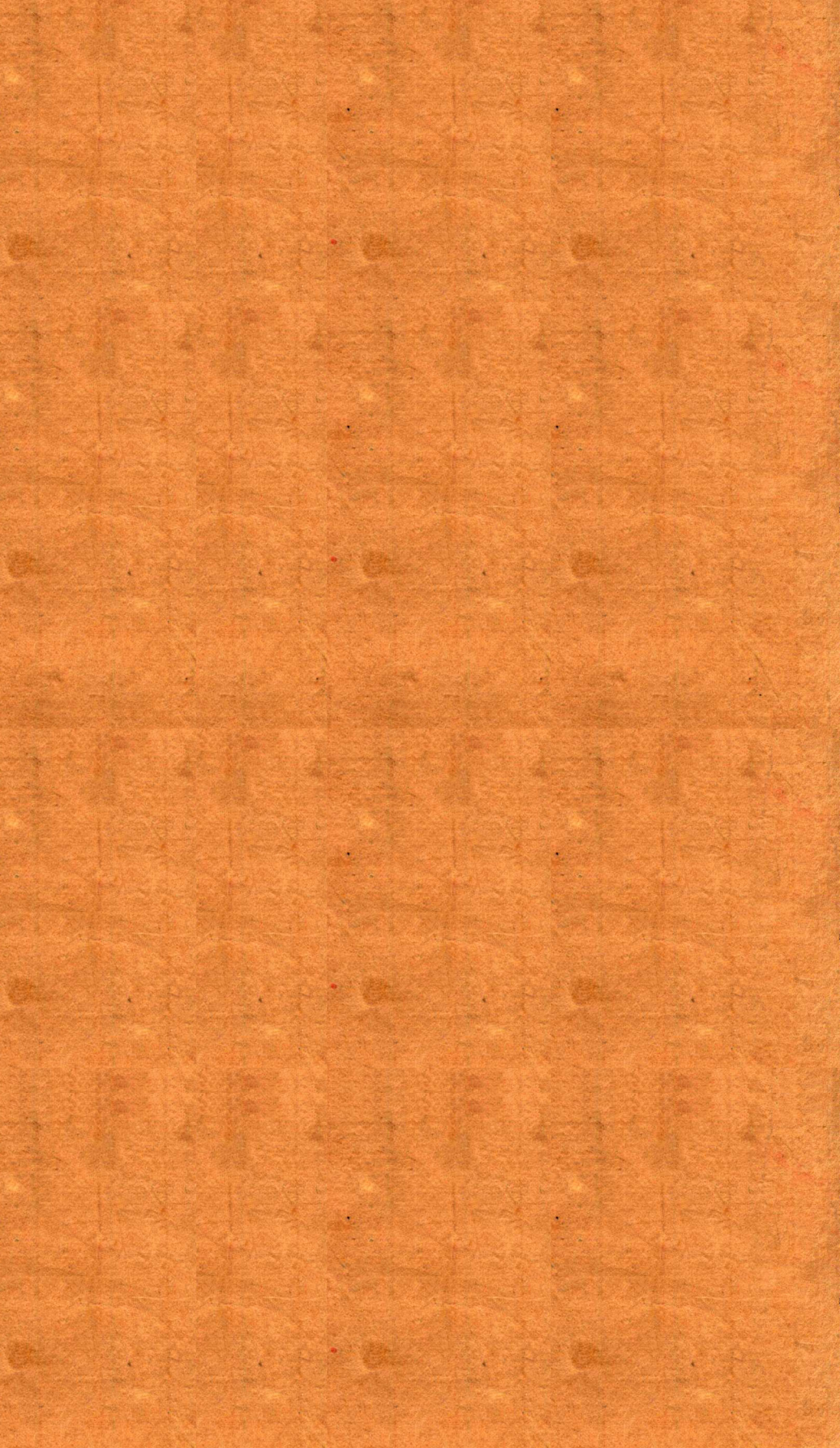
兵略

軍政

武備

名將

興亡



釋志卷九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三禮篇第三十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昭孝格祖通於神明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事神之目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行禮之等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上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牲幣祝號皆有次第如公侯之有等級此制祀之則也日以紀之等以辨之則以裁之或失則野或失則誕皆不可訓也蓋天地之間有氣焉有形焉有性焉天者氣之本也天下之物莫不受氣於天時行則氣至祭天所以宣氣也祭天以燔燎燔燎者氣也用天道也地者形所載也物之有形莫不託體於地資生而形出祭地所以答形也祭地以毛血毛血者幽全之物也踐形也用地道也人者性所麗也性之相屬莫近於祖考莫孚於聖賢性通則神聚祭祖考聖賢所以盡性也祖考聖賢則有嗜好有

酬答祭以饗獻用人道也易有三才焉書有三禮焉三才之蘊以三禮表而出之是以常在八倫日用之間此祭義也歷代賢君動作接神必依古聖之經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僕雖勤而用不勞每舉盛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此人君盛德也下至公卿有田祿者莫不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祀所以知稼穡艱難無狂惑驕恣之失夙興夜寐保其家亢其宗又以通上下之情逮鰥寡之利此士大夫美俗也先王以禮養人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所由揖讓而天下治也自是而降淫祀興焉人主不本神道設教而惟福

之求士大夫不知絕地天通而惟鬼之諂君如漢宣仍
修武帝故事方士進用祕祝更興賢如臧文仲猶且失
禮宗廟惑溺非族而況夏父弗綦之屬乎凡祭之禮大
祀患其不衷小祀患其不節天地宗廟參考不詳以意
爲進退則所失更大羣神之祀有可省者有可併者有
因事而舉事已卽當罷者祠官徧天下而圭璧斯罄非
能通幽明之故也古者祀事先卜所以止淫祀也常祀
不卜不在淫祀之列無庸卜也後世灼龜不傳無從決
於神故當止乎禮義前此所未舉不必自我作往代所
通行不可自我廢知不可頓廢當益慎妄作非謂一舉

卽不可廢襲前人之誤一廢卽不可舉致鬼神爲厲也
故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舉而莫敢廢
因所廢而莫敢舉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禮義所
在卽非淫祀也明之祀典有度越前代者省五帝之名
息六宗之辨絕封禪之議慎大禘之舉正先師之號定
從祀之賢又並明堂於園丘凡矯誣妖誕鄙褻侵黷奇
表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盡制而曲防之蓋由開國
之初大祀議用陶安裕禘詹同齋戒朱升五祀崔亮朝
會劉基祝祭魏觀軍禮陶覲凡此諸議又皆安所裁定
諸公學有本原時當改制行其所學道由以達不必咨

秩宗於岳牧肆綿蕞於郊垧矣若夫浮屠老子之祀或
順風鼓燎推波助瀾或火書焚廬嚴禁敕絕以至元元
玉清青詞素饌不領於聖王之秩祀君子不道也祭祀
之禮有告有報有所告者告成事也報者報往賜也祈
者祈後休也其大指則在齋戒其心精明其德以爲出
治之本也是以貴於因時貴於備物貴於致美祭不因
時以意爲疏數是不敬也供事不豫取具臨時是不敬
也苟簡卽事黍稷不馨牲牢不博碩肥腍是不敬也君
子祀事有曠則冬不遑裘夏不遑葛粢盛牲牢之具偶
有天災不以災所未盛之物薦於所尊災之甚者寧廢

有脫字

一時之祭以志其誓所以自責而懲不恪也又以爲人
之所盡不若己所自盡耕種滌濯袒割之事必身親之
祝嘏有常禮卽事有常時器幣有定制奠告有常儀供
御有定物若此者皆以誠敬教天下而相助爲治也古
者歲一祀天有其文而時不可考記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蓋三統者人事之始一陽初生者天事之始
迎長之義君與民同受其福故行禮之日莫宜於此古
今所疑者周公季秋大饗曾與日至並行又月令孟春
元日祈穀上帝故諸儒持論有子月寅月之義周禮魯
禮之分又以郊與園丘爲二事祭天與祈穀爲二郊後

世參用王鄭或三歲一郊或再歲一郊又或一歲九郊
又因祀帝之說以太皞五帝實之以今考之周公之時
歲一郊天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是也若明堂之祀以
尊文考爲義非宗周祀典也何以徵之春秋書九月用
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之郊孔子謂之非禮則
周公不常用可知陳氏謂掃地陶匏極簡未足盡其委
曲故有季秋之饗焉夫聖人者必不以人情豐儉圖度
天意豈有因古禮簡質復加一祭沾沾致其隆厚者乎
周公季秋之饗其爲尊文考明甚觀其郊用特牲以天
爲主也明堂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變特牲而用大

牢與宗廟同是文考爲主也非一歲再舉天祀也程朱
解此謂一陽初生萬物之始是以祭天宗祀九月萬物
告成是以祭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祇祀之故謂之帝以此解二祭一用冬至一用季秋之
義與易天爲帝之指非謂再舉可通行天與帝不可偏
乏祀也祈穀之祭月令不言兆位先儒有云在園丘者
然旣以上帝爲文則祭從屋下不於園丘可知又孟獻
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蓋以祈穀爲義則后稷農事之師所重在稷思文之詩
是也亦非報天之旨也由此言之孟春季秋二舉別有

意義非祀天本義諸儒之疑皆釋然矣古者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爲越紼而行事故杜預曰常事不卜卜而不吉郊不可廢也禮有卜郊之文先儒以爲或異代之制蓋以大饗不問卜不應有異同也魯郊非禮故待卜吉後舉非天子之郊皆待卜也杜預所云卜其牲日以通禮記卜郊之義甚善故明太祖著令國有三年之喪不廢祀天則知郊也者歲不再舉亦無曠年其時必以冬至其兆必於天子之南郊牲騂犢玉蒼璧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是其事也九郊不可從五帝非經義孟春之祈與藉田同既有藉田則祈穀可省天不可瀆也明

堂之饗與大禘同不必常行所以尊天亦所以尊祖考是其義也若夫龜卜已絕無從求其遺法左氏公羊杜預郊特牲有言卜者存而不論此郊祀之制也自殷以止未見有祀地之文周禮冬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祀地示於方澤此祀地之始辭亦二郊異兆之始辭周公初至洛邑用二牛於郊祭天特牲而用二牛似乎天地合祭者蓋新造都邑兆域未定一壇之上並祭天地事或有之非合祭所當據也自此以後稽考禮制之書無如詩與春秋詩載祀天之禮無祀地之禮有配天樂歌無配地樂歌闕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無祀地之

文也東遷以後見於春秋者言郊而不及地秦僭用四
時亦未祀地西漢之初亦無祭地之事豈數百年來師
旅迭興禮文湮滅書缺有間而不可考乎記曰郊特牲
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
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此皆社與
地同爲一神之文秦誓亦以冢土對上帝然則自唐虞
以來祀地之禮並於祀社故禮文若此乎觀武帝祠后
土汾陰匡衡徙諸長安命曰北郊此亦后土與地同爲
一神之徵也自匡衡定南北二郊天地之祀皆有載籍

可考而社自有神與稷並列竊謂社稷於地猶日月於
天天之功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當天德地之功見於
社稷而社稷不可當地德王宮之壇不以當園丘奈何
以冢土當泰折乎社與地爲二神無可疑矣所可議者
王莽作輔始有天地合祭之舉東京以下分合不一卒
無定論元祐分曹而不決也由今觀之並祀始於匡衡
合祭始於王莽二始之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爲何也
昔烈山氏之子柱始爲稷祀虞夏以前皆祀之湯革夏
正獨易稷祀以棄代柱厥後嗣商而有土者棄之子孫
也此天人之朕兆也地之於天猶母之於父也母后臨

朝稱制前此所未有成帝初立王太后始臨朝匡衡適
以此時二郊並峙於南北其後母家益盛帝命潛移王
莽適以此時天地合祭於一壇信乎其爲朕兆也今二
郊並舉更年旣久不可偏有抑揚但萬世而後定不可
復議合祭以昭地侂於天陰侂於陽之失云爾張子曰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擬神之理朱子曰古天地定是不
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先儒之
論如此事會之徵如彼其可棄經曲舊儀遵僞新陋制
乎且以太極之理考之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相去亦綿
邈矣又天無偏覆地有分土無端引爲夫婦妄稱同牢

之語何鄙褻已甚耶。地示之禮擬於天則太伉列於社則太卑別爲一兆乃禮之宜若夫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乃今之里社也。經所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也不當與天子諸侯所立之社並論。傳咸言之詳矣。配享之義何也。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人道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之有配猶賓之有主也。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推而上之及於始祖故以始祖配。此殷周制也。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土地爵命皆其所受子孫基之以有天位故可推以配天若推而上之不與稷契同基命輒以子孫私恩臚於郊

祀亦非禮也。春秋傳曰：臣子大受命，興王之君受命於天，釋此弗配，而以私恩行，非大受命也。王者始受命爲太祖，太祖之時祀天不可無配，則以尊考之義行之。至於太祖升祔，乃易尊考之制，崇受命之符，而以太祖配。此禮之正不可易也。明之初載，以仁祖配尊考，義也不及祖德，以其非后稷也。西漢無配享之議，雖匡衡、韋元成猶未議也。故西漢無配天之祖，光武始議郊禘，杜林止之，厥後當塗祖舜，識者皆譏其妄。故司馬氏繼起，卽不踵行。惟唐人有景皇配天之議，旣不行於當時，朱子綱目亦不存其說，以示後世，蓋非信從之典也。然則祖

非稷契有大功於生民者必以始受命之君爲配此經
義也亦天意也地示之配古無可據之文詩曰旣右烈
考亦右文母乃祖廟之詩非郊壇之儀也王莽欲悅元
后故以高后配地歷代不糾其謬而以爲定制最不經
者魏之舜妃伊氏也明太祖深知其謬配天之祖卽以
配地副禘不登於祇室得經義矣掃地而祭尙矣備物
致飾加隆焉可也紫壇僞飾之不再陳也匡衡正之也
祭法郊禘祖宗之文先儒皆曰不類漢業特起不因緣
堯此一語可決千古之疑後代議禮不復遠祖軒項杜
林正之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所謂七廟者一祖

二宗及高曾祖禰四世也。惟此四世之說苦多支闕。若以父子爲世，苟兄弟相繼者在其間，必取義於四世，則不能限以四室。若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爲一世兄弟之中，或二帝三帝自古有之，必限四室，則不能備及四世矣。況乎周孝王、晉簡文帝、唐宣宗世數之差，更爲疑難。其說旣難通矣。漢元帝立四親廟爲悼皇考之疑，更引景帝當四廟之數。是高祖以上更有一祖祀於廟中，其廟則四，其祖則五世矣。光武上繼元帝，以元爲禰，成哀平三君皆不得入廟，雖上祀四世而絕三君廟門外，其義又難通矣。劉歆謂毀廟非禮，但當去事有殺祖

禩日祭高曾月祭二祧時享壇墀歲貢大禘終王夫廟
有別垣則禮可隆殺後世同堂異室何隆殺之可殊其
事又難通矣又言七廟正法可常數者也苟有功德則
宗之不可預爲設數然後代之君莫不稱宗遂爲帝者
定號旣宗之何所據而不祀四親之外其名又難通矣
魏晉以後虛太祖之位以待遞遷蓋有姓已易而始受
命之君尙未正位者宋人取王安石說七廟之中旣有
始祖又有太祖明初載因之楊守陳極言其誤如此牴
牾難以枚舉今欲伸太祖之尊又推太祖之意而尊其
祖求定義於萃渙息聚訟於曲臺必也開創之初卽度

祖廟太祖爲二域祖廟先立自受命之君以上皆得入
焉受命將祔然後更立太廟太祖正位子孫升祔悉從
之分爲二廟卽倪岳祧殿之義而易祧爲祖易殿爲廟
其名更尊旣居其廟世世不遷其神更妥蓋開創之君
必不忍舍置微時之親不祀而自爲太祖數世之後祀
事有常繼體之君又安能舍常祀之祖獨尊太祖哉有
祖廟以居遠祖之神有太廟以伸太祖之尊祖廟在北
太廟在南各爲門垣自有屏攝天子自內而出先至祖
廟臣民瞻仰之義皆在太廟異於一廟而分前後殿者
尊親兩得祧祔免議而後可通行也東京之制立高廟

以祀西都五帝又立世祖之廟子孫升祔皆入焉世祖
之主常當一廟之尊同堂異室遂爲古今不刊之典大
儒崔蔡馬鄭皆不以爲非此則二廟可據之例也若夫
祧毀之義甚難言也元成申貢禹之說席未煖而制又
更蔡邕執夏侯之直義甫伸而玉將改大命延長不無
兄終弟及之變而世次莫能畫一功德不祧又有進退
祖宗之譏而去畱誰敢發端降格日久前此者一旦有
夾室之遷坎室旣盈後此者誰爲栖神之宅此在開創
之初必不能預擬國恤中葉以後事變始生一朝大議
當前遺文靡據決非臣子所可擅言雖欲就會稽訪虞

喜謝譴責若匡衡擣椒以爭配享登僕而告妖夢焉能
得所衷哉古之帝王志存抑損不敢崇其私蓋謂崇私
之害甚於廢禮雖祖宗之祭猶有所限以示四海九州
之奉非一家私藏也後世之禮欲天下統於一尊是以
尊尊之義上及下及旁及無有不逮故家無不入廟之
祖子孫親媼無無爵之人古今時宜不同其禮制亦異
也古之廟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人主一
日之中徧祭七廟九獻萬舞之節備舉不惟人力不堪
誠意解怠恐日晷亦不逮昔之儀節不可考矣明世宗
十五年九廟成二十年九廟災此五年中天子自祭乎

臣工代祭乎抑禘則天子植則臣工乎若以臣工主植天子有不入之廟矣奚取數之盈名之恭耶故同堂異室起於東漢明章之間至今因之不易也大禘之禮所祭者始祖所自出之一人而以始祖配之一祭一配非祭羣祖也合羣廟主而祭者乃禘也禘有三年一舉者有一歲五舉者異宮別垣故三年而禘同堂異室故一歲五禘禘非五年不行禘不更立廟卽祭於始祖廟故不可數行也明禮無禘而有禘四孟歲除五饗是禘也祫殿之主歲暮一合饗太廟亦禘也禘則太祖以來皆未行也世宗始行禘禮德祖以上無可推求立皇初祖

牌位祭畢燎之禮之變也。皇初祖之文不見於經，有識者疑之。伊川曾以義起，朱子有設虛位之說。祝詞有初祖考妣之稱，或亦當時所據歟。記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魯之有禘，得祀文王，謂其爲周公所自出，所以寵周公也。與天子之禘不同。若推始祖以上至於名字無可考者，輒以始祖所自出祀之，亦禮文所不載也。漢高祖至宣帝皆令郡國立祖考之廟，京師又立廟於陵旁，無所謂太廟，亦未嘗合祭也。夫疏遠卑賤不可承至尊之祀，後世不立郡國廟，韋元成正之也。漢之祖宗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僂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

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游衣冠出有車騎過於煩矣宋
太祖定制歲以四孟季冬凡五饗而止典祠之勿黷宋
太祖正之也出告反面鄭注但告祖禰程子謂至藝祖
廟合羣主皆告牲共一牢有此二說焉禮所云父爲士
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若高光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統
爲後者亦可以天子贈其私親故漢悼皇考宋秀安僖
王皆不用天子禮其皇立廟京師睿宗躋於武士當時
之失也祧廟之主有毀有瘞魏晉以降之失也別爲祧
殿合祭則陳之倪岳正之也開元始爲九廟范氏非之
然而明之九廟猶用唐制也一祖二宗與高曾祖禰之

外更有二祖不知所據何名此不可不詳也光武上繼
元帝則成哀平兄弟也人主不入兄弟之廟使有司侍
祠於禮可議晉元帝肇祀江左惠愍懷三帝亦兄弟也
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溫嶠正之也義重大宗降
其私親南頓君以上就其園所立廟光武可法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建始殿祠武
帝魏文之失禮也漢殤帝以嬰兒不入廟祠於陵所其
後沖質二帝皆同此例春秋子般子野不書葬義或近
此公主之祔太廟陰室之有四殤晉之謬舉也宗廟卽
遠有祧而無立春秋武宮煬宮非禮也然而世室屋壞

則誰之過古之君固有勤於構築倦於薦享者有崇飾
致美快非禮之觀瞻者方其作之也不憚夷山爲平增
趾爲隴及其旣成不過中使上食宮人隨鼓漏陳嚴具
而已久不省視久不繕修致棟宇摧積垣牆傾圯此非
有司之過亦不可謾云天災乃子孫不敬祖考也尊親
之道有隱諱之義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也黜呂后於
園以薄后配食高祖光武之失也魯僖公尊崇其母爲
之臣子不敢明正其失必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故曰
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必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故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以此益見光武之失也后稷

主母家祀非祀母家也封其地故主其祀不與莒人滅
郟同也祠官祝釐歸福人主不及百姓漢文帝下詔禁
之其事可法也左氏四月之雩爲正萬物待雨而大故
龍見而雩也穀梁九月之雩爲正毛澤將盡人力將竭
舍是不雨則無及矣故九月而雩也周之九月爲夏七
月二說非異其神有二也四月之雩常祀也其壇曰雩
宗者是也九月之雩非常祀也旱則舉之其神則所云
應上公者也夫禱雨之請或先種植或當結實故先儒
云三時皆有禱禮無雩祭惟四月龍星昏見始有常雩
耳穀梁發重請之義謂三時之禱旣不見答則吁嗟而

31.
請之干神之怒失已之讓蓋不得已也不至毛澤將盡
人力將竭不可行也此言其理非謂周田事之用必待
九月也愚謂旱而請雨非雨必待請而後應蓋憂民閔
旱若湯直之不遑寧處則沴氣可消也今日月星辰山
川水旱之神春秋二祭有常秩矣水旱之禱當卽其壇
以祝史之禮請之禱於老子之宮祝用巫覡失請道矣
程子之說亦然且雩祀之禮不獨山川百源當致告也
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皆當告之觀孝婦能致枯旱
則雩祀亦當及先賢也

古制篇第三十一

雖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制度不
相近也雖有漢唐之良法不可行於今者千百年之後
利病不相因也何言乎相近也井田變爲世業今則猶
之乎名田也封建變爲郡縣今則猶之乎牧守也賢良
變爲經義今則猶之乎科舉也因世業而科稅因牧守
而考績因科舉而作人講求至當者行之弊端已見者
不可行也何言乎相因也府兵之制既壞不得不招募
曠騎藩鎮之禍既熾不得不設轉運使副海道之運既
艱不得不縮轂會通所以賦民養兵參伍任吏版牘利
漕講求至當行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濟川者不必

邇源後濟各隨地而問津焉。剡木爲舟，剡木爲楫，順水之性而已矣。三綱爲經，五常爲緯，順人之性而已矣。以此推之，坤乾小正之遺書，再用以治人心，未必有忠質之效。弓矢車馬之餘智，復用以制器利用，未必有昔人之功。若夫品節頗詳，綜理猶密，惟近代差可考焉。文獻以不遠猶存，簡策以收羅仍在。欲知人主得失，則有君舉之書；欲知當時是非，則有諸臣之復；庶民之逆，欲知風俗輕重，則有里巷謳謠；物價貴賤，有嗜先古之學者，必能言其初制；有爲近古之學者，必能言其絕續。與其變通，孔子豈不能言黃帝以上事，而刪書斷自唐虞損

益獨舉夏商以相近也。蘇頌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日進數條以備聖覽亦相近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損益用焉已爾。凡制作在天下與氣數相終始與人事相推盪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皆先有漸靡之端而後有必趨之勢。不自改制之日而後見焉。其相近也久矣。其相因也微矣。或因或革帝王所不得已也是以西漢之時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豈三人能始其事亦以漸而然也。然卒屢改屢復紛紜不一何也。與時不相習也。若最近而可因者莫如本朝故事。魏相作輔條奏漢興典故及鼂賈仲舒之

言呂大防爲相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此其爲益更勝遜
稽異代也夫時王之制卽道所寓也遵時王之制是尊
道也尊而美之行道而悅心也何必上古之制而後無
弊哉制度之學所以難成家者誦習未能兼備原委不
甚明悉又節目繁多學之無法則勞而鮮功或執古戾
今或舍己從人往往不衷而廢夫人之立身高名顯功
皆可驟致而學問不可驟致作史之家紀傳易成而表
志不易成諸子之書未能貫通於前符合於後故常反
道立論以文其疏皆有愧於通儒也古制雖不可行亦
必詳舉眾說博稽數代以備談經術若貫珠焉王者必

巡狩

制時巡之禮蓋以道德大同民生熙豫普天之下莫不作觀故就而見之以答其意且以貴賤觀用物淳漓察民風奢則教以儉儉則示以禮亦不可國至人見恐爲煩擾行在止於四岳若經過舊都則宜求功臣之後而紹其封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動則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便時而入國所以重宿衛也所至之處諸侯皆有湯沐邑所以尊禮羣辟其其止舍藁穀之費尊羣辟者重其禮其藁穀者恤其私天子隆禮其臣諸侯亦推恩其民可知天子不忍煩費諸侯諸侯亦不敢煩擾

黎庶可知所以爲盛世良法也然而虞五載一巡成王
十有二年一巡世寢近而期寢疏蓋知其事不易舉也
有去國踰時之供億有乘危履險之悚息有搏銜隸轡
之勞苦有裓服荷戟之震驚有敵國盜賊之窺覷是以
行諸道路必有警備前有變異則舉旌以示戒又必以
祖考之主載諸齋車朝夕請命所過山川百神莫不祭
告以此見天子一出而祖考神示皆離其次以相從亦
所以節慢遊也何必逢盜蘭池受困柏谷長吏以不辦
被誅民庶以煩勞生怨而後希出乎三代而下惟漢章
帝最善詔書所載至今稱焉不得借時巡之名開八駿

封建

之端元人北辰居所之諫良足法也封建之法始於黃
帝盛於三代天地之間人必須養養必資物物生於天
地取以人力力之強者多取之無厭力之小者寡取之
而常無以自守每爲大力所攘奪是以不可無治法聖
人非能使人君之長之也天下自不可一日無君長耳
先王封建萬國有屏蔽宣化二義屏蔽者扞禦於外以
懲不恪所以安土宣化者敷布德意以廣上仁所以逮
下合眾輕成重集眾疏爲戚明尊卑則有會同察治忽
則有黜陟使四海之內天威不遠咫尺臂指不相踈鑿
宣九重詔令捷若桴鼓載一人惠澤均爲雨露故易曰

地上有水北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人情無間若水
比地也後世逮下念少安上指多至於秦人以爲借資
眾力何如獨操太阿守尉監令天子子奪署置而中外
之勢筭於一尊自是以後盡用秦法雖儒者持論自云
擒一時所偏重然無當施用則一也何也封建之廢久
矣欲復行乎以不學無術之子孫宰制兆民族姓姻婭
布滿國中彼齊民者安能宅其宅田其田乎萬一海內
風塵告警誰能統一旅匡王國者安上逮下二義兩無
取矣郡縣行之既久亦有大敝上下不相親愛但以文
法拘繫爲之主者捐事實以養名爲之民者幸驟遷而

亟去卒有水旱道殣相望而有司不加恤卒有寇賊城池自夷而官署不獨存不甯惟是平居攘取勾奪亦甚難堪而欺慢矯虔渙散瓦解豈非無道之尤乎所云安上逮下皆不足恃亦可見矣安見其獨愈也夫治天下之制雖聖人豈能驟更哉承敝易變因其積漸而已矣如封建者古今異時權安危校苦樂實體人情不抑之以從王制其必不可行不在乎文獻有徵也夫人情所不堪君上之令不能得於下事勢所必危父母之恩不能保其終下被其災上貽其憂非盛治也漢列侯皆家京師文帝始命絳侯就國未幾守令行縣遂有身自披

甲家人持兵以見之事夫人臣衷甲見天子吏豈禮也哉豈非懼不測之禍因而蹈不道之機耶由此思之功臣居私邑危如累卵信矣且漢之諸王尙有憂讒畏譏聞樂而泣者況臣僚之葭莩乎厥後列侯雖多更無一人就封者豈非懲絳侯之事與中山靖王之對皆昧死陳請不敢遠離闕庭用招疑謗人主閔然爲之削除此令也哉東京高密膠東之屬皆疇以戶邑食其租稅所封采地不過名號而已爰及唐之初基食實封者亦止給繒布然則封建之廢久矣自漢至唐皆存其名焉爾最後太宗更欲世襲刺史長孫無忌等皆慟哭陳其不

授田
九日思及後

堪至云違遠闕庭有如遷徙覆族之禍旋踵見及馬周
論政亦云子文之功不掩欒黶之惡毒害見存之民勢
必割恩已亾之臣由此觀之雖人主崇厚以公天下爲
心而世臣勢危懷不自安之計儻君若堯舜必不忍行
卽臣雖禹皋決不敢受又何論利害耶此封建所以長
廢而不復也古授田之法見於諸書者不同而公私田
之解尤難詳校朱子亦云盡其大不必盡其細師其意
而不泥於文也大率以公田分配民家民治公田或不
如治私田之專上稅公田或不免於私田之侵以民家
共治公田勤惰不同力作止不同時人我不同心勢如

連雞不能共貫其法皆久而必敝也魯宣公稅畝亦有
二說有云案行田間擇其善者取之不問公私田也有
云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什一芻之皆惡政也孟子定以
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蓋參酌助徹之間以救暴君汙吏
之敝而當時未之行矣夫以官田子民以民田還官出
納之際繁而難稽兼以世臣舊家敢於專地而暴君汙
吏亦復慢其經界故春秋之大夫有以爭田起訟者有
以奪田造亂者則田之不官久矣秦漢以後九州之大
制於一人守宰數年輒易土壤之肥磽陵谷之變易生
齒之登耗不可勝書卽書不可勝校田亦不能復還於

官官亦不能復授民以田其勢則然也董仲舒大儒也知田制已壞非官所能稽故立法以限民間之田勿使太多孔光何武議以三十頃爲限然皆不能行也晉武平吳定王侯田宅及男女占田頃畝多少魏孝文釐考古制次第舉行而均田之法不久亦隳唐之初定適值周齊大亂民皆棄田徂亾子孫不能嗣祖父之產鄰里不能任比伍之家素無田者又以武人刺州賦役煩重不敢名田是以田盡歸官唐遂得以口分世業大剖之然天寶之後口分世業亦復壞矣周世宗得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制治之本也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然亦未遂。張子厚欲私行井田，一方是殆不可。賦法大政也，豈有王制既定，儒者輒以意更之，鄉曲不驚異，有司不糾舉者哉？夫限田之指，不過抑豪強兼井耳。兼井之害，因天下平治既久而後有之。執法有司，柱後惠文治之，誰敢不服？非天下所由亂也。天下之亂，生於兼井者，少生於貪汙者，多兼井之人，非持法之官也。其害人也，官能制之，暴斂之人，天子之命吏與命吏所昵比者也。害之所及，雖天子不能禁也。於此而言限田，何異乎盜者竭澤而漁，主人猶惜其釣餌，毋使妄投也。雖孟子處此，必不復行授田，但使民之治生得以力作經營自

給上之人不以虐政奪所有則衣食足生齒遂矣故井田不如限田限田不如去貪汙苟無貪汙無變今之法而天下已治矣古者士大夫之田以奉祭祀爲主自奉養次之故不能越禮制而使之多然亦不必多也果欲行古法以裁今世莫如教以禮義倣古采地之旨俾人以品級授田則踰制者無以自立於公卿之間並復楚茨信南山之風按其儀節習其度數以移易其性情使人心風俗常如先王之世雖連阡接畛無所用之則執家之田自少民田自多矣然爲此說者迂疏之誚歸焉安望其信從耶獄有肉刑云自禹始其除之則自漢文

帝始也先儒謂秦廢古法獨存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亦必有廢之者然士大夫之論猶有二端班固陳羣劉頌衛展傅幹曹志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吏人慢易之枯終不改常至於死何如去其爲惡之具以絕其原孔融周顛桓彝王啟蔡廓皆云末世人生不與古同犯法不盡自取不宜投之以殘棄更恐形旣殘毀心益安忍且在止者亦不宜有慘酷之聲聞於天下歷世相承有此二說最後朱子亦申陳羣之義要歸於不可復行也蓋古者用禮教於先則從化者多其不從者必不可化者也故殘其支體不爲虐教化陵夷民昧德義惟欲

是耽惟利是視所云穿窬之盜忿怒殺人男女淫佚吏
爲姦贓之類宜服肉刑者無地不有其人無時不聽其
訟聽獄之人未必有伯夷之廉定國之平也若盡執而
刑之誠如孔融所言四海之內當有千八百紂也且謂
之宜生卽當全所生之具肢體不具不可爲人貰其死
而毀其肢其與幾何況自漢文以來人安所習歲斷殊
死不復驚恐驟聞將截肢體必遠邇惘疑狼顧脅息如
飛鳥走獸之在獵藪非所以安天下也今四等之辟亦
足盡天下罪狀矣犯法滋多非刑輕也大憝得通苟免
之門其餘吏爲冤抑更多受取久繫株送瘐死莫問雖

無當死之罪而有必死之慘何必肌膚刺劓乃云楚毒
哉且律令既定各有科條今復增設一科既不可專就
死刑中取數條議輕又不可專就生刑中取數條加重
執必於死生之間各取數條當以宮刑劓削之名是舊
在死法者今爲縱舍有罪舊在生法者今爲慘毒太甚
矣何如不用肉刑之平也古者要荒之地罪人所居也
郭璞曰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諸空荒四維將以
扞固牧圉退未絕其丘窟之願進無以塞逋逃之門未
見其利也故知五流三居後世亦有難言况肉刑耶陰
陽五行之理通於政事堯典羲和各司一時是也古天

子季秋之月班來歲政令於侯國故有告朔之禮所頒之令文無可考呂氏月令大抵三代遺法而頗采秦儀將以頒諸季秋然秦人未能行也漢人陰陽月令之學兼舉易卦以配時月大抵與不韋同所受故高祖令甲四人各職一時以司天子服御文帝施惠行賜罷卒祠死頗非時節鼂錯奏言其狀則知當時大儒皆通此學不獨魏相李尋也至於東京章奏鮮不舉易卦五行以正時政之失故班氏作藝文志曰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也蓋其爲說謂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五行之精是爲五帝五帝所司各有時也人君

順時行政如春施慶賞夏省刑獄秋講武備冬謹畜藏
之類則能出滯養微肅化固閉以致天下之福若政令
逆時如春興兵戎夏動大獄秋行封爵冬發大眾之類
則有凝冰反花裂乾撼坤之沴爲天下大禍魏晉而下
此學廢矣蓋王弼說易參以老莊其旨溺於幽遠學者
漸不達乎陰陽而月令之學不復施諸政事是以罕能
言之竊以後世行政古法尙有存者如秋而講武冬而
論囚其事固在也胡不取月令之書及洪範五行傳論
斟酌宜於今者凡人君起居飲食慶賞刑威無不稽諸
天時奉以從事不如時令者議臣得以舉奏於以防嗜

欲於上息勞瘁於下亦過半矣且以衍義和之學於不墜也先王之心公平正大故其待亾國之禮隆以三恪之名來朝則客之其在國也典禮文物皆得用天子之制以備一王之法不使至於無徵天子有事宗廟賜以膳肉三恪來弔王喪王答其拜列辟莫能同也其禮止於二代更不上及若武王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但不絕爵土不在作賓之位也爾時爲三恪者亦能謹其服命不以得用舊典生僭擬之心遵守常法不以社稷巨墟存怨尤之志其來朝也不惟侯度克謹凡從行之士莫不選擇與俱故能相其君舉動中禮威儀可觀王朝

所以加隆至於愛慕畱連惜別依依則終無猜嫌可知矣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秦之繼周此道遂廢是以身危子殺厥宗不嗣武帝始封周子南君哀平之間亦有紹嘉承休之祀以通三統漢之先世猶存此禮書載微子之命詩存白馬之篇聖人之義見矣古有受降之禮其君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百姓男女縶而別受降者釋其君之縛受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祓其社申其官守數其俘不斬伐樹木易置百官遷徙人民也蓋古者亾人之國所以禁暴除亂故不自處無禮降而衰世齊侯滅紀葬伯姬之殯晉

執虞公修虞仲之祀猶有先王法焉是以亾國之君先祀不廢懿親猶存相與安於義命雖無田橫之勇決論者亦不以爲罪也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徧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强者不能安於爲臣率取而自有之其稍弱者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日見侵削迄於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晉強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斃者也强者旣自取必痛懲其惡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旣不振旦夕救死亾臣虜不暇焉取無禮於其君乎故世族之害訖於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秦楚燕在當時各自爲區政

教風俗大抵不同諸邦其置輔也由余取於戎百里奚
舉之牛口之下孫叔敖得諸海濱沈諸梁起方城外之
縣尹皆以疏遠登上位其既得位也孫叔求封瘠壤葉
公致政歸老下邑四貴既執國命而羈旅之士一說奪
之如振槁耳故三國皆不受強臣之禍夫以篡奪取國
者齊與三晉也不使勢族執國命者秦楚也燕事無聞
大率類此觀其後世妄擬堯舜之禪必其先代無脅君
之事是以不知其不義也此七國者皆自操利器不用
世臣天下大勳歸於七雄不亦宜乎然而郡縣之置由
此起矣嗟乎采地者先王良法也未流爲世族必盡廢

采地強宗乃息此先王令法所以至於悉變而成其爲
今昔之不同也王者初基神人易聽功已成矣因而升
中於天無所謂封禪也秦皇漢武信道不篤以爲不死
之奇術必存乎封禪於是因方士爲主人而作石檢玉
函以侈大其事既非升中告成之指又失神道尙靜之
義且古禮靡稽率以己意施用復恐見譏通儒恆祕其
事使無從議之甚矣所失非一端也同馬遷作封禪書
班固因之以爲西漢郊祀忘胡廣非之謂當去鬼神仙
道之語取韋元成宗廟始末寘其中然後得史法識者
躡焉光武初拒羣臣之請後感讖文復行之其臣馬第

伯記厥事但舉道路險峻升降疲茶之狀盛德大業未嘗一語及焉蓋寓微旨以諷諫非無故作也魏明帝雖拒蔣濟猶使高堂隆草其儀則知中才之主皆有侈心竊以人君爲封禪所惑者不過二端一則誇其盛美一則覬其久視倘破此二惑將不禁自止以爲功德待此傳耶則秦皇立石識乖繼體漢武登封厄成三七五松表其風雨祕牒疑存古今方丈石檢更受他姓之函無字豐碑重鐫異代之刻信乎盛德之事固無藉此也以爲不死援此求耶則沙丘鹵簿襍以鮑魚茂陵吏卒遽磨刀劍橋山識其高冢猶給人以衣冠陵谷紀其變遷

甯久駐於丹藥摠之鄙黍荆茅南鰈北鷄以人主之力
莫不易致一旦綴衣出庭宮車晚駕無如其不可諱也
信乎延年之術亦無藉此也且就所居而託饗奚取出
震之方因吉土以致虔何必天孫之宅兵衛倥偬不堪
彼蒼日監扈從紛多未免萬國盡勞所以長卿負誚於
遺草梁松獲譴於誣神雖管仲陳難致之物袁宏限得
爲之時皆不若丘通之說無所眩惑也明之無封禪也
七十二代所不及也識緯之書古所未有張衡謂成哀
間所撰良有由也其說曰前乎成哀者若漢之取秦功
亦大矣未聞先有此識西京大儒以道術名家者所構

引多矣亦未舉讖劉向校定祕書九流無不備矣亦未
及讖後乎成哀者若王莽篡竊漢之大禍永建復統臣
民所共慶也讖中無此二事前乎此者無是書則人無
由習後乎此者事未萌而書莫能知是以知成哀間好
事者爲之也亾何光武初基布其書於天下一代人士
無不誦習桓譚不信擯棄盛世賈逵附會致位通顯所
以名儒碩輔持論簡策之中奏陳黼展之側無不舉義
及此至於治歷之家亦引緯書爲徵甚矣其惑也袁宏
之論謂聖人暫用神道以一眾志若卜筮吉凶者是常
用人道以經綸致治若考績亮工者是圖緯之書所言

奇怪妄異不惟非人道亦非神道也魏孝文詔皆焚之
信道之篤過於光武矣嘗疑世祖本紀郡國所上祥瑞
輒抑而不錄然而朱草醴泉鳳皇黃龍之屬業備見矣
不知當時所云抑而不錄者又何物也讀五代史王建
世家亦不足貴矣

建置篇第三十二

都邑之制定於一尊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宮室之
制法乎天象離宮徧於海內非天極之體也易曰王居
無咎正位也言其地則天下之中其義則萃渙之道武
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輿瞻伊雒母遠天室

營於洛邑而後歸宗周蓋武王或有遷洛之意而時未
逮故定居鎬京不復議洛汭事厥後殷民不靖成王以
洛邑處之鎮以大臣故命曰都而其微指則在乎綏以
文教不置六師凡胥伯小大多正莫不以殷士爲之此
中或有深意非後人所測但以後事觀之元人上都之
外更有大都備官以臨之宿兵以威之既有耦國之形
又有不掉之執故燕帖木兒乘此利器遂懷異圖雖神
器所歸不違世嫡而不利孺子兵纏魏闕亦未盡弭患
之道也故曰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天之垂象三垣
鼎峙紫微其晏息也太微其聽政也乃丙外三庭之異

名而天市則巡狩所次事已而去非久居之所也嘗疑
宣王朝諸侯東都不聞考禮正刑而以會獵爲名啟晏
游之端非講事之義隋氏因之狹小長安離宮徧海內
人主爰宅無常馴致唐之二帝往來殺澠間幾循覆車
之轍假令天寶不亂必有夢江都之好者矣營之旣非
役鬼成之不以居人獨使茂草滋其蔓狐兔育其類誰
何吏卒擊柝而守異物白首中人歛歔而望翠華豈吉
祥之徵乎故曰離宮所在而有非天極之體也建都之
旨恃德化者爲上據險要次之故班氏作賦以爲險阻
四塞不如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此重德化之說也關中

所以可都者非謂地之塞阨俗之勁悍正以土厚水深
民氣強毅堅固導以禮義不見利而奪課以職業不見
異而遷於以維持鞏固成數百年規模無以易此晉地
亦如之但幅員稍狹不如秦之廣衍也婁敬不以禮義
維國本獨論形勢厥後王莽之亂潰於其內祿山之亂
隳於其外宋武遡流曾無藩籬之艱屈匈奴視終遂驍
雄之願輓輅之言烏可信乎畱侯就事論事亦未盡揆
道之旨也人君所居必以眾大言之陰陽水泉之形郊
社朝市之位園陵寢廟之基人心風俗之固皆非可旦
夕具也又當使倉卒有變閉關自守百萬之眾可呼召

而至豪勇之士散在民間皆吾將卒長轂之車上駟之
馬布在郊坰猶閑廢也倉庾之積府庫之資隱賑於閭
閻猶帑藏也鉤陳之衛百司之署所以拱帝車明王制
一事不愜皆亂之階若土薄水淺物華氣輕漕輓艱難
會同偏側地卑而決水可灌執陵而王氣易竭皆非天
子之居也至於避寇遷都尤爲失策蓋寇戎所迫人事
倉皇若更去其舊都遠適新邑經營達觀未必如往日
詳審也結構樹置未必如平時完具也要之我能往寇
亦能往加以人情不固國執未張守禦乖方捷閉疏略
衽席未安而事危矣春秋之義衛遷帝丘則惡之以爲

城郭堅固人眾強盛孰有過於故都者避寇他往非長策也厥後陸贄之狀蘇軾之論皆本乎此高宗渡江金源入汴亦不易其言也田狩之義取乎講武事非以從禽也甯闢其地自爲一區不馳驚稼穡場圃中所以重惜民力不奪民食也古者民多地狹惟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天子諸侯闢除此地以俟田狩之禮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言有常處也又曰公狩於郕言非其地也狩非其地則害農傷稼不待言矣雖辟除此地使民不稼穡未嘗不樵采弋獵故文王之囿芻蕘雉兔皆取給焉若自爲一區而民不敢犯卽行旅亦當

避之又奚取闢地哉。且講武與從禽不同。爲講武而簡車徒。未必卽田獵也。爲田獵而戒車徒。未必皆講武也。其是非自在。眾口不可掩也。爲禮而出眾。所同是天下。後世從而是之。爲欲而動眾。所同非天下。後世從而非之。以此徵主德焉。且苑囿旣廣。必當破人田宅。壞人家墓。破田宅。則室家靡依。壞冢墓。則人鬼皆恫。是宜興悲。反爲樂耶。凡旌旗車馬之屬。爲戰守祭祠。則可陳設。若盤遊狎玩。雖陳其物。不足爲觀美也。皮革齒牙之屬。爲軍國用。則當取財。若遊戲燕樂。雖取其財。不足爲華飾也。故規表南山。斥佞陸海。皆謂亂政。卽時開錦帆。私設

更衣亦必叢譏最可憂者天下莫大之害以人力挽回
尚殺其半若發於忽然人力無施則害氣全注於身小
爲震驚大爲隕敗遊獵之事無患者其常也有則必發
於倏忽故褚亮曰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揮
不能當其銳氣言猛獸之爲害也司馬相如曰中路而
馳猶時有銜縶之變則枯木朽株盡可爲難言馳騁之
生害也春秋之義不以尊者親危事是以先王制蒐狩
之節不時則曰傷農不地則曰傷物不軌不物敗度敗
禮爲戒甚嚴所以防危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時臺以候四時非登高遠望也是以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帷士簾皆以自蔽而不溷民間謂之有度登
高遠望使民家浣漱微事不可屏蔽是泄慢之漸也泄
者泄宮闈之嚴慢者啟慢易之端且一國之中宗廟社
稷朝宁皆當尊敬顧乃築臺而頽視之縱情任欲不顧
禮義孰過於此先君築不以禮終不免子孫之毀折既
以惡事貽子孫又使子孫暴揚先君之惡兩者皆失之
矣人君之義不當使執役之人終歲受役於官取其與
天時相準季春命之季秋休之雖啟閉之務猶欲從時
而况觀游馳騁乎城池之役雖不比宮室臺榭人君所
自奉然要以愛惜民力爲本築城以保民而疲民於版

築則非其道矣。故晉之彌牟、楚之艾獵，築城有法。左氏
詳諸傳中，示所做效。惟無戎而城，築城絕遠之域，則不
可耳。詩詠太王遷岐於灌莽榛蕪之區，斬艾闢除以爲
都居，皆由民庶日繁，所居漸拓，以次爲之，而不勞以喜
趨之而無怨。若一朝徙都，令下驅其民入山谷，羸糧露
宿，拔木以豐其居，雖聖人不能止其勞怨也。若夫都會
之區，宮室臺榭，猶可因於前代，卽不能舉過多者去之，
亦可就。故有者安之，若狹必求廣，樸必求雕，省必求餘，
無必求備，誠恐人不見德，令問日減。雖象天極爲居，亦
不得比稱茅茨土階矣。

七年一月三日晚

禮祥篇第三十三

占候之指有疇人之業有儒者之學疇人之業有習有不習焉不可以知知也儒者之學則有方名有區域有典志有義理有補救有調燮雖不盡其業可以格物致知求也祥瑞之說聖人未嘗不用如河圖洛書不惟寶諸東序猶復深求其理著爲易與洪範但恃此而怠於自修則不如變異足警省也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祕之占候之書雖有差舛誕妄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爲一應而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

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然而雨雪冰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之而況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仲舒向歆潛心殫思推求天人相與之際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非後人所可駁正所當駁正也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三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召而自至有所召而後至雖召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感無感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三勢兩端變化參差自然交錯以其交錯也而異心橫出放蕩反道之論作非天人之理也以愚觀之災異在前玩而狎之則一物爾敬而畏之感動觸類警省懲創則

天人之學在焉。但藝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未必
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覩精微且其人於天地萬物消
息盈虛之道未嘗深觀雖稱引經義皆襍識緯偽說非
復傳紀本義安能敬順昊天爲王事之表耶故必經學
淵深如董如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變之大者無過
日食春秋所書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歷者有所考一以
示遇災者有所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爲常也春
秋書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歲有二交交或不食不應
二百四十年食三十六如其疏也此非日官失之卽
史官失之也又有當朔不食或失前後者歷家失之非

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皆正朔，無前後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疏矣。正陽之月，災雖重，餘月未可忽也。十月之交，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若爲災，不重。詩人胡爲致憂歎乎？又案謫在庚午，食以辛亥，言惡氣先侵，久而不退，更與交值，其體始虧，是以有亾國之咎，不應二百四十年止一惡氣也。非史墨故不知耳。又有食有不食，如杜預云：然則當食不食，亦定數也。何以歷家算其食，不算其有不食耶？日食之變，有爲陰雲所掩，京師見之，四方不見者，說者曰：君身所失，禍在內也。有四方皆見，京師不見者，說者曰：百姓屈竭，人主不

知禍在外也。司馬光曰：天下皆知獨朝廷不知其災，當更重矣。當食不食，或亦如數端所云在乎不可盡知之。列若以爲人君盛事而盈廷賀之，則非遇災而懼之旨。佞諛者不可道以非聖之言也。若夫日光摩盪，日之熒也，五行志所不載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縱舍有罪，不可謂修德赦有罪而使奸人僥倖，不可謂修刑也。地動者陰有餘也，天裂者陽不足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地動者臣道太甚也。春秋傳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蓋嘗驗之。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且陰偏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霆，又不能

滄鬱而爲雨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之體亦然
一陽在二陰之下而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羣陰以
其出也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
動也若陰之方壯陽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
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
動也今釀家之有釜鳴也婦人孺子之所怪而君子以
爲理也以大釜盛甌實以秫稻麴蘖又以小釜鼎甌上
寒水注之覆以盆爇火其下小釜之水不令溫溫輒易
之可謂陰迫陽矣所以氣在釜中奮而欲出旁爲竈所
制上爲物所壓力不能撼竈與物因激越而爲聲故釜

鳴也善釀者火齊調適必無釜鳴之怪善治者陰陽燮
和必無地震之怪非如日月之食其交與會有不可逃
之數也春秋雷變者三大雨震電書失時也震夷伯廟
僂隱慝也南宮極震除黨惡也隱惡非法所得也尊貴
非罪所加也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所以止亂也星隕
者民散也搖者民勞也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
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彗有孛孛不明也辰星光直指而
體甚長有竟天者法爲兵革星墜於地則石陽氣隕墜
不待破塊而深入地猶龍不見石也不爲餘物而必爲
石猶山名也陽之所結與鐘乳同是以皆有燄氣隕墜

之氣不通於天是以無復津液其質硤然其爲變也高者失勢下將干上也風者陽在陰外吹而噓之以散其所聚也有蜺有蒙有霧皆陰雲之類也非風何以散之雨者陰陽之氣鬱蒸不洩而下降也雲而不雨下蒸而上不固其氣上洩不能降也虹非能止雨也氣不密固而發爲色象亦氣洩也冬雷則春旱者陽氣發洩太蚤其力必微陰爲陽所衝力亦不固以不固之陰羈微弱之陽宜其不成雨也故冬雷則春旱也不能蒸爲雨則必激越爲風故旱氣雖能興雲往往隨風散也雨乘虛而墜則重在上猶輕及其輕而凍故爲雪也雪必六出

者陰之數也朱子曰太陰元精石亦六稜天地自然之數也凡雹之類皆有所侵脅也陰氣暴上遇雨而成沴也霰亦雹類然以陽薄陰非犯上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夏霜者兵象也無冰者冬暖也刑罰刻急當暑而寒政治縱弛當寒愈燠一失之舒一失之急失於急聽不聰也失於舒視不明也故五行志視不明則無冰聽不聰則恆寒也木冰者疑陰之氣盛少陽之力微長老謂之木介介者甲兵象也人君嚮明而治者也其有逸德罰必見於火火者離之體火得其性猶嚮明而治也正氣鬱而不發邪虛焱而橫生則火失其性嚮之者

反爲災故五行傳以爲火災者變法之沴也變法而棄
舊棄舊則人情鬱抑虛僞熾生皆火祥也是以火作比
屋延燒者象害起於微而所及者廣苟非備豫有方雖
千室之邑可俄頃盡也更有火不延熾飛著四遠焚非
一處者象民方安處而上以非望之禍集於不意之中
也星孛於漢鳥鳴於社天之垂戒猶欲其可救也子產
不禳於火前而禳於火後蓋天譴不可僥倖求免又不
可不告改過也此君子之用心也物象之怪非有物使
之然氣之先見者也應行而見非見而能爲害也董仲
舒劉向父子析其類言之非直爲災沴立說也人所不

能盡言託之天象則無罪當時不可明言託諸往事則無罪人主深宮之中常有五人者執簡記過於其側若五行之爲疹者是也又將有人焉因是以宣布於外若詩妖服妖之類是也又有海內不逞之徒因是肆其毒螫縱其凶惡若雞禍羊禍之類是也雖欲不戒懼不可得已物怪一有一無其恆有者以人事勝之姚崇分道殺蝗得除惡之義不恆有者修省謝過而已若禱祠厭勝是瀆天也人君好微行棄貴之徵也置私田失土之徵也好賤人之業就下之徵也命名不稱其類召亂之徵也士大夫朝會失位降替之徵也語言忽爽其度歌

泣不當其時衰疾之徵也風俗狂慢變易節度則爲佻
輕奇怪之服怨謗之氣發於歌謠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宮室將空則怪物入焉怪氣降焉人之所惡其氣燄是
以取之則妄言作焉妄動興焉此皆人事之失非天災
也若夫平舒之神遺壁瀉池告以祖龍將死龍者水族
也是年有東海射大魚事水物之神自相告語何居乎
秦皇之祥晉之妖夢播說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
童渡江晉之喜吳之憂也其謠不興於晉而興於吳乃
知吉事無兆兆皆凶徵也凡言災祥者皆歸咎國家而
守土有司不與焉夫風雲山川草木蟲鳥之變連州歷

國者其咎當在朝廷若發於一圻之域一境之中應在有司而已不關朝廷也春秋之法有爲天下紀異者有爲一國紀異者是以梁山沙麓應在天下隕石退鷁應在一國穴鳥巢居克禍不及青土莠漢及辰火祥更延水墟以此爲成周之愆戾不亦誣乎惟穀洛之鬪犧雞之尾然後釁生王室以其在境內也夫修省之禮敬天之學無人可忽而況宰制人民社稷者乎若夫雲氣之占不與七政同七政麗天者也故當主分野若雲氣高者不過數百里下者或不及占法遠近以所值地當之故虹指倚彌應在秦豐漠北赤氣占在突厥不以所發

次舍繫諸天也

七年八月三日

糸

卷七

禮祥

三

天舍樂精天以

32

釋志卷十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兵略篇第三十四

兵者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唐虞以前尙矣經傳所載所以容民畜眾言得眾之道不在兵力懾伏也又曰伏至險於大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兵者危地故謂之險不得已而用之故謂之毒如毒藥之治病不可恆服者也聖王之師恭行上天之罰克終前人之烈救民水火之中詰姦暴之害謹內外之辨是以反道敗德畔官離次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則征之率遏民力

七德

六器

率割民生民欲與之偕亾者則放之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爲天下逋逃淵藪則伐之間國家之不靜蠢動胥伐
則破斧缺斨而誅之其或戎狄內侵驅之境外而已不
窮追也旣來庭矣旋師而亟去之要以禁暴戢亂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是爲武之七德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是爲戰之
六器其於吾民也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其
於敵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犯也不爲
是征所以正歲之月不可以稱兵兵戎不起不可從我
始蓋聖人不驟用其民於死地必馴習旣久而後使之

亦不輕棄民於死地、必勝於廟堂而後用之、故曰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陳、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齊自管仲得政二十年中、未嘗出大師於境外、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晉文公始入而用其民、作被廬之法、一戰而勝、受策命爲侯伯。王公雖迭爲盟主、不過蹈利修備、顛倒其敵以求欲速之功、不克存先王之意、先後智謀之士相與輔佐其君者、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則有之矣。若夫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若伯益之讚禹、傳說之省躬、則莫之及也。降而益下、上甲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禮皆

失其正民生日以狹隘而使之滋酷孔子傷之而曰胡
簋之事則嘗學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孟子居戰國之
時不得已而言兵惟以不嗜殺人止當時善戰之虐而
救百姓于死七篇之中屢致意焉天下諸侯有不義而
興師者必欲返之于正己問人之有罪問己之有德雖
有其德苟無其罪不以伐人雖有其罪苟無其德不以
伐人上有安寧之憂下有生養之樂其國不可伐也賢
者孤而遠去諂諛近而日親百姓危而多怨其國可伐
也此問諸人者也非天吏不可行師猶非士師不可伐
有罪也此問諸己者也自此以後功名之士非孫臆吳

起馬服安平之說不克資之以顯庸於世於是狙詐之家儼然號于人曰不戰而屈人兵王道也苟卿獨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然其說孤立於世天下莫應由今觀之一切善戰佳兵之流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亾於後而伊尹太公相其君造攻鳴條鷹揚牧野其祖宗則祭於大蒸子孫受命文考永世無替禍福若此乃知孟荀所言不爲誣矣魏相明於事君之道淡慮用兵之害故其言曰救暴誅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近古之論大率
取衷於此故史家有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之說又有審
黃石存苞桑之頌也王通生隋之末季遼東之役慨然
歎曰天子不聞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
之事禍自此始矣李密見通而論兵通曰禮仁信義則
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又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
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
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王通以後兵事盡變三王
之師儒者之論不能大有用於天下廟堂之上樽俎之

問談說可聽者施諸行陣未必非膠柱而鼓瑟也昔漢成帝時任宏次兵書爲四種一曰權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者也二曰形勢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窮以輕疾制敵者也三曰陰陽推刑德隨斗擊因五行之相勝假鬼神爲助者也四曰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五十三家而司馬之法不在焉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兵氣一動其類相隨而至小則介蟲爲災大則斬木揭竿而起又常以用兵致亂以養兵釀亂古者秋而講武順時命之肅殺也今者秋而講武畏弓矢之解膠也

其情異矣。古者克敵之後，散財發粟，以與士民。今則籍府庫珍異，錄子女玉帛，而緘滕之上，以輸朝廷。次以頒將士，其事異矣。夫文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師出，不必反者也。戰不必勝者也。故有敗而愈強者，有勝而遂弱者。有百克而卒無後者。語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天下有亂，非兵莫定。前事之所爲，後事之師也。是非得失之林，成敗強弱之本，安可不討論其理，以視厥後，以資一旦不得已之用乎？兵有義，有暴。義者，民之父母也；暴者，民之盜賊也。義者，國之爪牙也；暴者，國之屠割也。仁者愛人，而暴君殺人，是以伐之。義者循

理而亂國滅理是以取之彼賢君者正心者也正身者也正綱紀者也正民俗者也四正之名布於天下有不正者莫不服焉賢君之守國掠其野不可得而獲其野固已攻其城不可得而下其城固已施其間不可得而入其君臣上下固已三固之迹見於天下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勞費多而利益鮮莫不自廢焉賢君之行師也出必以律動必以義征必以名伐必以罪修備而已不至用戰也戰勝而已不至多殺也受命而誅生既死則無所致其怒故敵國有喪迴師而不伐執言以伐人自反不可不直也故義所不克乘墉而弗攻兵未舉而先

責其詞詞苟屈伏則兵可已矣雖有猛將強卒不入無
釁之國雖有重賂不登叛人之黨敵雖有間不因叛人
以取城邑不擾農事不斬祠木不殺疾癘不獲二毛不
俘人民不誘臣妾不攘牛馬不殘墳壟不焚廬舍不偃
井渠不可乞師於人不可以師借人不可出一師爲兩
事不可中道而別伐一國降不可殺奔不可逐地廣大
不可狃敵國之患不可虞師不可踰時而不罷功已成
矣改弊政釋罪累旌死節禮賢士發倉廩偃武修文豐
車甲而藏之三綱兵之大本也報德兵之大利也從王
兵之大順也救患分災兵之大仁也不貪兵之大正也

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兵之大防也若此者義之屬也好
戰之君乘人之敗而深爲利伐國無義而人不服無名
妄動而眾不奮一歲數舉而師不戢役久踰時而士不
罷與人其約而好主怨與眾同伐而獨挫強苞人民毆
馬牛斬樹木壞宮室當其隧者木刊井堙披鄰國之地
以居叛臣爲邊將小吏而興師聽降民誕詞而興師爲
貴戚邀功而興師爲中人冒賞而興師爲匹夫報怨而
興師爲奇琛珍禽不至而興師利人之幾乘人之危而
興師得志於此妄意必勝於彼而興師不以天道相恤
而貪禍修怨亂無已時假塗於人而人苦之若此者暴

之屬也。兵有主客，有攻守。攻守異宜，主客異制。客兵利速戰，當爲法以撓之。主人利持重，當爲術以挑之。敵之始至也，思慮精專，志氣銳敏，未可干也。宿師旣久，攻取無成，力疲意阻，計不復生，然後從而擊之，鮮不勝焉。郭子儀曰：客疾入利，速戰緩之自當攜貳，是也。彼方欲速戰，此復挑之以僥一朝之功，失策之甚者也。陳餘、李密是也。圍之始合也，人情危悚，因其危而攻之，可瓦解也。遲之又久，初之震懼者已而鎮定，初之疏漏者已而嚴密，初之怯懦者已而壯果，故昔人曰：勇可習也，旣已蹙入重地而復怠於急攻，使主人得以固其守備，失策之

甚者也。桓溫枋頭是也。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遁，必死者難卻，所固然也。客兵利速戰者，也有時入人之境，堅壁而守，數挑戰而不出，此其意何也？謂夫主人自戰其地，未有久而不怠者也。避銳而擊，怠然後可必勝也。王翦是也。主人利持重者，也。客之營壘未成，亦可阻隘而擊之，所以奪其氣也。奪其氣而後可固守也，所以安眾心而杜內亂也。張遼是也。然客兵亦有怠時，深入鄰境，子女玉帛，取資於敵，將有晏安之樂，士懷思歸之志，此遺之禽者也。齊人所以殲於遂。

也善將兵者又有易主爲客之時以我懷土之兵納諸
敵人之腹吏士相依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能破
敵成功是無歸路也田宏正所以絕楊劉韓信所以陣
背水也詐敗以誘之俾其空壁逐利別以奇兵襲據其
營此韓信法也劉裕所以取臨朐張須陁所以破涿賊
也堅城當道姑引而去之使城中之人幸其無事上下
解弛然後迴車疾攻則解弛之餘兇懼倍常因其兇而
攻之城必下矣沛公所以取宛也去國遠而行道險其
糧車必自爲陣主人深溝高壘以當其前別後間道襲
其輜重彼必困於無食無食必退然後哀兵而擊之必

大勝焉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失利於此取
償於彼既足相當彼若迴師自救則士氣已奪進退失
據勝獨在我矣敵人積粟所在吾能取而有之雖懸寓
他境我則主也耕稼既熟吾能芟而夷之嬰城而守者
反資轉運於他郡則彼且爲客矣此客主變化之妙非
庸流所測也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之用莫如分合合
者正也分者奇也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伍員曰若爲三師以肆
楚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賀
若弼曰以廣陵屯兵番休往來使彼人初見設備後以

爲常及大兵南伐必不復疑又使沿江時獵人馬喧噪
及兵臨江彼猶以爲獵也范蠡侵楚以誤吳李泌以三
地繫四將皆以奇取勢以正成功分合之妙也一陣之
間亦有分合曹操扼袁紹官渡以偏師燒其糧車糧車
軍之大命也並力取之是以破支軍之勞卽有破大軍
之功矣此一陣之分合也一城之中亦有分合唐討澤
潞澤人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以俟官軍之疲然後四
面雲集官軍常以敗此一城之分合也一戰之頃亦有
分合鄭與燕戰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燕人與
前軍戰而不虞後之見襲越子爲左右句卒乘夜譟進

吳人分以禦之然後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此一戰之分合也善用兵者敵以合爲勢而我促之使分以分相持而我蹙之使合蓋不宜分而分之則兩地之勢皆弱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不宜合而合之則猥積而無用苻堅百萬而自相蹈藉也歸師勿遏也然主將無謀士卒膽落可因其歸而取之曹操所以遏袁尙之歸也相倚爲強急之則益堅緩之則自二公孫康所以送袁氏之首也此盛兵攻險彼據扼而守之力足相當也別以偏師斥入其腹不惟險不能守腹亦不能固郭崇韜所以決自鄆入汴之策也此奇正之妙也善用

兵者擇要地而據焉一將當道雖有百萬之師不敢過也畏我之扼其吭也雖有捷徑他岐不敢踰越畏我之拊其背也漢駐敖鞏楚人不敢越洛而西太原未陷粘罕不能渡河而南地有所不守而敵人不能攻也陣有所不合而敵人不敵近也成師以出不可久頓堅城之下又不可遠求濟師此雖抗而不服必有畏而輒服者取所畏而服者以張厥勢則不服者孤立矣道里之迂直非所論也屈突通守河東唐由韓城渡河而避河東文天祥守平江元由常州趨獨松而避平江大勢已敗孤軍不能有爲然而未易取也吾寧避堅而攻取瑕者

破堅者瓦解矣此秦王伯顏用兵之法也兵有正道有
間道由正道者少由間道者多漢高祖鄧禹唐高祖入
關皆不自函谷苻堅宇文邕取鄴皆不自河內鄧艾取
蜀不由劔閣唐莊宗入汴不自德勝宋琪言幽燕邊事
不自雄霸皆間道也孔道叩其門戶間道披其闔闔故
間道之師常易取勝所道之中有關隘以當道必有微
徑以越關劔門者蜀之險也由益光取捷徑至清強與
驛道合則出劔閣之南矣王全斌以之清流者滁陽之
險也由山背抵西澗浮水而至城下宋太祖以之函谷
者秦之險也關左有谷謂之禁院黃巢叩關倉卒忘守

齊克讓潰兵自谷而入一夕之間灌木壽藤踐爲坦途
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浙西之險也然不守多溪則三關
不固黃天蕩之間有老鶴河故道可通秦淮兀木鑿之
以避世忠者也郢之南有藤湖上游舁舟入湖可越治
城而捷出於唐港伯顏破竹席地而盪舟者也沔口可
扼漢別有沙蕪以入江有饒風關以蔽洋漢別有祖溪
間路出其背以瞰饒風古者車戰故有必不可越之險
今騎之與步雖千仞之危峰百尋之絕岸繞雷之固羊
頭之隄皆可跳驅而入也若夫雲中和林左右窺瞰塞
外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魏之太武元之太祖皆都此以

兼并天下固其宜也正兵之弱不足當亂兵之強然未
有亂人聚居久而無變者善用兵者棄爭地不取而擇
偏壤以居可以休兵養士以待亂人之變故鄧禹不取
長安而取三郡姚萇不收咸陽而收嶺北二人之謀若
合符節此擇地利之一策也兩軍相距尺寸之地必爭
棄平易而守險舉數百里之疆委而去之非計也但不
可獨處爭地何謂爭地當孔道而富厚堅實者是也必
也別置一軍默與當道之兵緩急相應以成犄臂之勢
若李光弼之在河陽此擇地利之一策也以一郡受兵
而大將堅壁守便宜時出輕兵絕敵饗道待其攻取既

疲糧運不繼而以全制其極若周亞夫之在昌邑此擇
地利之一策也江皋浩渺設險爲艱洄湫猥多亂流不
易彼此相持下流潛以一軍控制上游使敵人糧運艱
阻進退顧慮乃制敵之奇若張興祖之在錢溪此擇地
利之一策也步利險阻騎利平曠不善用之以騎兵陣
險阻使長鎗大戟納諸狹隘士卒雖多皆若束槍槩之
無用又或精甲選士不陣平曠而栖諸江湖之區舟楫
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巨艦連舫不可角逐如將搏
擊而紮其手足哥舒所以敗潼關馬援所以困壺頭也
此不善擇地利者也兩軍相持匿形聲而不見此必有

深謀伏奇兵以爭利也兩軍相遇不攻其所忌而遊衍於不急之地此必伺吾之怠突而取之也以形相示如不見其形以聲相憺如不聞其聲此必覘吾之情俟其隙而乘之也吾兵勢非果壯也而斂戍以相避此必伺吾之置戍從而覆之也險不可攻也忽焉若有所畏者退師數舍捐地數百里此必誘吾移營前進然後以奇兵襲吾之險也若此者皆不可不爲之防也善用兵者深入危地先成壘而後移師恐爲敵所遮也不以多陵少恐其爲誘兵也聲言及此所志在彼或東或西不名一處使彼奔走應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備禦之虛實人

情之苦樂矣不起大眾但以輕兵撓之使在我者易出而易入在彼者氣盛志盈必大發以相應數大發而力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矣以我邊外之軍引人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得志矣敵本先發吾以計緩之使先發顧在我敵人之計尙未定也吾乘其猶豫促之使彼雖有謀而不能精彼所恃者重兵在外吾以間道襲其空虛設策運奇以疑外人使之往來覘伺不敢輕進則吾功已成矣故以計相傾者豈必萬全而後動哉但使我知爲之敵不知我能爲之敵不能斯萬全矣黥布雖有上計而不能用陳餘

雖有李左車而不能用曹操知袁紹必不遽動而以閒
取劉備崔浩知宋人必不能圖北以其閒取赫連韓信
破齊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講和潛兵掩襲雖有酈生唐
儉不遑恤也事成之時何嘗不萬全耶若夫陰陽五行
兵家之小道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越得歲而吳伐之
非越獨得歲也歲在星紀吳越同爲得歲而天道利後
起吳人先發是以福歸於越禍鍾於吳此又成敗之理
在祲祥之外者也有相救之師有相徇之師有報仇之
師不懷晏安救災恤患以從簡書攻其所急於此以解
圍於彼此相救之師也不審師之所向不揣事之所宜

匍匐而往救固爲俱靡而已此相徇之師也數千里之外求救於朝發兵而往赴之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歷月踰時而後至雖得取勝而所獲於敵者曾不足藥傷補敗所謂報仇之兵非解圍之用也齊管仲晉陽處父相救者也魏公子之初志相徇者也陳湯之論段會宗相報者也善用兵者攻城未克外援急至苟不能摧破一師焉能敵兩師哉援兵無城可據破之差易也赴人之急其情必怠破之又差易也法宜迎而擊之不使得合唐太宗擊建德不使至洛陽與世充合執也王猛擊援洛之兵卷甲而破之滎陽不待其至洛也劉曜不

扼虎牢而石勒自賀步聞堅據西陵陸抗不攻城而先
敗楊肇肇敗而城陷此戰勝在外摧陷在內用兵之定
執也兵執之變常在俄頃之間非明者不能見也非斷
者不能行也非勇者不能奮也以速爲神以密爲固以
後發先至爲奇兩相倚者離之兩相離者決之堅不可
破者孤之懈者乘之心不固者駭而走之有腹心之疾
者適其隱而直抉之示之以懼所以驕之且以藏吾勇
也示之以短所以怠之且以運吾智也散不可並羅則
爲法以聚之整不可輕犯則爲法以亂之近者示之以
遠實者誤之以虛仰攻不足者馳下有餘混戰之中有

以疑敵之耳目可微取勝也攻城未可驟拔則致之使野戰勢必大戰不過小勝大城未破不取小城既耗兵力又費守禦也與其搏戰不如絕餉與其並進不如迭出用少莫如致死致死莫如去長兵而用短兵合少以禦大先克其主則從者必解約結而來攻先克其亂則整者可潰決機兩陣將雄者克如牆而進埋根者勇必爭之地先據者勝相當之氣後衰者強擊深入者搏其前不如襲其後擊潰兵者縱其前然後可大獲其後也彼軍雖勝而部伍遽亂收掠自恣更可乘其亂而擊之輜重相隨有劫略之憂然善用之亦足餌敵而輜重仍

無遺也納萬人於死地不可驟擊稍開以生路則可擊矣敗軍之將不必盡俘縱之使往所過卽吾先聲矣依草結營陸師之易火者也連艦接艫舟師之易火者也刑政旣亂可以披其腹心不必略其枝郡奸臣主兵可以虛喝取勝不必窮吾兵力滿志而去者擊之必大獲焉小城可取而不取所以分其力也取之則敗卒奔入大城而助其守矣國有不可取者取之則獨當邊患縱而舍之使其人自爲守猶吾守也地有不必取者取之則彼無係戀棄而予之使其人首尾牽制適足疲之也敵人已懼不必往擊俟其來而擊之則以逸待勞用寡

如眾矣岐路所在未知敵之出何途也策其所必往以
兵邀之所不出者可無備焉非長於料敵者不能敵小
懲而不知戒將有大敗在其後也其國可伐也用騎兵
者勿逼敵壘使騎無所展足誘之戰於廣遠然後盡騎
兵之長爲亂之兵倉卒舉事守土之將以順討逆不憚
倍道趨利出其不意必當離散離散可成擒也烏合之
寇勿使速鬪以遲其鋒法當持之以挫其銳彼策非素
立心無定志稍縱緩焉懼怯必生計略亂作戰守莫定
分合互異不能不畏義不能不慕利也以此之憤乘彼
之驕以此之齊陵彼之散皆必勝之兵也其或行伍不

整壁壘不固囂譁不戢疾行而喪列過險而亂次輕窵
而易驚自戰其地各顧其家咸有散心莫有鬪志勢之
所重而以輕師當之勢之所輕而以重師當之師眾而
無統令多而不一眾聽而無上臨陣而易慮挺身而蹈
危逐利而入伏彼此相推爲鋒而莫肯先無成算而浪
戰有所恃而不設備聚於一處而不能分師屢勝而不
戢徵兵太雜而勢孤役久病於外而不恤寵貴在軍而
不習事大將有二心而欲危眾求功前擊後解而無鬪
志舍水陣山其汲可絕阻淖自固藉葦可度與強敵隣
棄其家而遠師者可襲而取也三軍之氣非一人所能

鼓三軍之心非一朝所能固成軍以出人有立功之志
一旦卻退志衰氣盡雖欲再用不可得已凡退一舍者
百舍之幾也棄一城者百城之媒也此必敗之兵也戰
勝之道有論理者有論勢者輕利僥速之卒有時不爲
用堅韜鋒慘之器有時不及刺固塞險阻之樹有時若
振槁嚴令繁刑誅殺莫必其命有時而身爲獨夫惟由
禮義忠信而後賞罰明於內威武暢於外此論理者也
立國有大勢人心有定形形勢所在異類可使同心非
誅殺所能拒形勢所去舟中皆爲敵國非恩賞所能留
此論勢者也故兵不可觀也觀則不戢不可黷也黷則

自焚鑿凶門而遣之自始出師至於振旅必以嚴終不
敢觀之義也勝敵而歸告其完而已告其至而已不築
京觀不銘彝器獻俘受馘掩骼埋胔愴然動於心焉火
之盛炎水之盛衝所傷不止兩陣之間君子惡其暴而
不仁不敢黷之義也勝敵之後有志滿而驕者傷敗之
餘有創深而懼者懼者有以自立驕者難以復用以此
言之雖欲黷不可也用兵不解必有偏重之勢此智計
之士所不及防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
不在人情意料之中此刺姦之吏所不能詰也以此言
之雖欲玩不可也王者以兵取天下而以禮善其後無

禮不可守猶無兵不可取宿重兵於內其弱也隸市籍而雜傭保其強也譁閭里而驚宮闕宿重兵於外其強也尺符召之而旅拒其弱也疆場微駭而星奔天下之事非形格勢禁所能善也當以道義維持之興兵誓眾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於此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是以聖人之教貴仁義而賤勇力故建都不依險阻習射不取貫革蒐狩不空原野以爲吾所以安天下自有先王之法而不恃此末規也所以養兵不用而天下之大固已自爲正矣

記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故王者治軍必本於禮猶干戚不可無柄劔戟不可無鋒刃也任將之義有八選賢德一事權尊體統寬文法宥罪過絕讒慝豐賞賚全終始而後責以成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先王化行俗美之所致也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先王中興之所簡任也蓋以折衝厭難勝於無形有以才能服人者有以謀略服人者有以德量服人者有以威望服人者皆大將之選也三代以後安社稷者惟曰絳灌秦漢以來稱賢將者必曰羊陸所以建賢德也跪而推轂登壇而授鉞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用機用間

不率於中兵未出境進退在君兵旣出境進退在將不以內臣指麾軍事不以大臣節制命帥朝士阻撓者出而遠之小臣異議者謫而隸乎其幕千里之遙機務之密往來奏報不踰旬時趙充國以戊申日上疏宣帝以甲寅日報命所以一事權也師之爲卦一陽居中而所向莫不順從有登壇之象上下五陰或在其前或在其後在前者分左右而道之在後者夾肩背而推之無不當將之中道而特立者有軍行之象古者三公主兵則司馬爲之副唐以太子爲元帥則副元帥卽大將之稱也軍中不馳天子按轡而行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

所以尊體統也便宜發郡國騎士承制補軍前幕職不請於朝而釋脅從機會響赴先發而後聞開府庫行賞而免覆校分合進退君命有所不受易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謂夫知難而退勿拘常制所謂寬文法也素服郊次不以一眚掩大德距躍曲踊舍之而弗殺將吏貪不愛士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所以宥罪戾也雖有謗書一篋不以間克敵之功雖有咸陽王之稱更遣妻子如鎮雖有擁姬抱子之譖即使待罪幕下以間執其口責以報忿除害捐殘去殺而不責以免冠徒跣稽首請罪所謂絕讒慝也春夏行賞旣以大賚百官而軍帥武

人更於立秋受賜是一歲再三沐恩膏也又以軍市之
租郡國之權皆資幕府令募驍勇爲爪牙私死士爲間
諜所謂豐賞賚也勝敵而歸以飲至之禮勞之受命祖
廟錫以圭瓚秬鬯土田附庸作祖考之彝器以遺子孫
所以全終始也夫文武之士不可偏重偏必至激文武
交激非國之福也用張浚江淮不如用諸關陝用李綱
建炎不如用諸靖康用殷浩邊圉不如用諸令僕用違
其才違其時違其地其失一也不建賢德之過也王莽
不與兵符文帝咸取成旨德宗決策九重繼韓盧而責
以獲禽繫手足而試諸攫搏不一事權之過也欲遠高

克而自棄其師欲沮李綱而撤防於寇讎故憤歎發於
閭巷邱墟及於社稷不尊體統之過也上功幕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之法必行勝敵而歸奏愷飲至未舉蚤已
移書道上詰責吏士案驗鹵獲使賢主搏髀而思邊人
拊膺而泣遺寇鼓掌而笑不寬文法之過也甚者大將
在外讒言在內雖竭命克捷而以功高蒙戮或斃鋒刃
或殞鳩毒不絕讒慝之過也以張燈設宴爲放散官錢
以行打算法爲稽覈侵盜以烏盡弓藏謂弭後患不使
怏怏者爲少主臣遂致一妖僧之獄興元功自投於牀
以死勤事猶被誣罔之讒亾者藁葬生者待罪是以間

關險難之臣無不傷其類也不豐賞賚不全終始之過也此任將之末規也然大將成功又在人主與宰相爾趙充國屯田之議非魏相保任於內宣帝樂盡其說何由奏績乎夫采薇以遣戍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先王曲盡其情使人忘死以忠上也世俗之論皆以顛倒駕馭爲先推誠置腹爲後舍文武之正道襲孫吳之鄙言不幸臣奸頗遂跋扈遂生幸而主術旣售偏聽自智將漸及於盈庭雖弭將帥之患更啟上下之伺將焉用之古者擇於先任於後苟得其人盡禮使之已爾趙衰所言萬世法也賞罰者軍之大政也有在朝廷之上者

有在戎陣之間者在朝者一代典章也故府舊章前人
成例合者不可渝異者不可私也在軍者三軍號令也
作一時士氣事已不必用雖死者不可復生亦必忍而
施之雖竭府庫資之不必憂其不繼也在朝者不可不
慎故彤弓之詩藏之以示其重將之必盡其誠侑之惟
恐不速狄臣于室瓜衍之懸金石之樂之半皆以頒賜
不幸而死則有國殤之卹求死者尸而三禭之坐引者
而哭之御輪三周犀軒直蓋以寵之遇諸道路不畫宮
而弔雖童子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以成人葬之諸
侯之尊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斂此制一定卽爲

舊章卽爲成例是以不可不慎也在軍者不可不速故曰賞於祖戮於社昔之人君有可法者公田之入移爲賞賜是謂爰田以質一憤絕纓盜馬之士稱其所欲以質一奮師人多寒巡而拊之可使若挾纊以質一歡昔之人臣有可法者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不自居也破敵之賞悉分吏兵無所畱也射中百步之外不復責以斬馘中傷破體者功勛之上懸首帶級次之血染甲裳者不必數級而後定功口不言勳者代其論敘皆所以使之踴躍也不以其時則受賞者賈怠旁觀者於邑是以不可不速也敗軍之將古人有必誅者有不必誅者楚

殺子玉子反春秋書之所以著喪師之法也城濮之事君欲退而臣欲戰戰而敗敗而不死不可以立國楚雖惜子玉安得貸之邲之戰有違命之先穀旣在爰書未有舍先穀殺桓子者苟先穀旣當違命之條而又當桓子以責帥是責以義非殺以罪也苟義可責則賢亦可議然則桓子者確然不在可殺之例非直劄子玉而免之也大非川之敗罪止削除是以吐蕃愈熾廣川之敗諸校士卒皆赦不死未聞一人有桓子之功者此之謂失刑富平之戰曲端已死而詐立其幟以懼敵人敵人曰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給我也此謂晉再克而楚再敗

也若夫死事之賞仁人所不得已也既已無可奈何求其孤而字之字其孤而寵異之忠愛之心悼喪之念非爲未死者賈勇也如爲未死者賈勇是以前事之子而後事之爲父者也其心不可問矣兵者安危所係國之大事也故御兵者軍逃亾有誅犯階級有誅離部伍有誅失主將有誅不死同乘有誅期會差晷刻有誅殺降失陷避敵激叛皆有誅將戰之頃爲眾設賞爲己設罰趙簡子之令也軍中不馳而使者馳斬其車左駟馬左驂以徇於眾司馬穰苴法也杖鉞而令偃蹇喑噤者執而戮之雖中使懷敕不敢宣焉事已行罰雖有失律之

凶歸命天子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以明人臣之義助
亂之人雖能歸正免死爲幸不宜更賞臨陣就擒者形
執旣窮不能爲惡姑貸之生全以銷其兇悖克敵雖曰
盛事然君子爲心不欲以不仁之事標名後代故魯克
長狄經不書獲楚勝晉師不築京觀所以廣仁也若夫
君子小人之辨似無當於戎事而易辭戒之武侯表陳
之李綱復申言之蓋其畏師辱國有不可勝言者尤軍
政所宜慎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而書公子懋奔齊不
書陽虎而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書侯犯而書三子圍郕
不登叛人之名以崇國防此聖人示人討叛之義也成

王初立周召爲相道德一而風俗同順逆之理宜在人
心然而東土叛亂猶有謂不當致討者甚矣人心不同
國是難定也周公不惑羣言大誥天下率師討之以杜
狂狡之萌故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然則叛而不
討無此國法所當議者寬嚴出入之間善爲張弛而已
矣春秋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凡在親懿之屬者引
此義以從事則不傷天性楚莊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凡先世有功德者引此義以從事
戮其有罪反其邑爵使辟嗣之子孫賴前哲以免也非
此族也更無可議滅者夫叛者逆節也兵者凶器也以

逆節之人擁凶惡之器非其死黨必有憤心宿兵險要
示以形勢聲其罪狀以明逆順之理存不赦以待首惡
寬羅網以容脅從使慕義者改圖迫脅者自安必有拔
起逆節中思自洒濯者雖繞塹以深其宮大戟以峻其
牆猶可拾而取也蓋不令之臣天下所共惡也已則犯
上而求人免己不亦難乎是以方抗順自張不知家隸
擬其後也漢彭寵唐劉稹元擴廓皆如一轍也內地有
亂皆由武備廢弛姦宄竊發萑苻急捕鋌而走險耳專
任一將責以成功可不煩宵旰而績已奏彼潰壤無已
者任將之過也然而任非其人之失少不專其人之失

多何也將帥受命鮮不志在撲討無奈身在事外者微
功圖賞以招降之說進遂使君心不固有縱舍罪人之
志杖斧執鉞之權默移於彼夫片言矣殊不知納降猶
可從而招之非策也闔外招降猶可特遣一使以招之
尤非策也善禦寇者順此長道屈彼羣醜不善禦寇者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則招撫之計誤之也謀國之道不
賞邊功宰相之長慮也不撫強寇大將之忠謀也不募
義兵弭盜之深計也不借夷兵戡亂之永圖也不寵降
將安邊之勝算也何以徵之漢之郅支雖曰成功然矯
制發兵事不可訓必以宋璟爲法段穎附會中使不足

法也故曰不賞邊功宰相長慮也廣明之亂宋威失策於前高駢受給於後皆以議撫之故是以胡世寧曰舊撫者不剿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後賊可平國可安也故曰不撫強寇大將忠謀也元之羣盜皆以義兵爲名雖得察罕猶苦不能奏功餘適足爲亂矣故曰不募義兵弭盜深計也唐之回紇雖有定亂之功然以儲副之尊或拜馬前或畱幕下傷威損重天下寒心亦云甚矣况乎一陣之間主客錯處戎夏雜居陸贄之論萬世所當戒乎故曰不借夷兵戡亂永圖也六朝七得河南地終不克有

侯景一逞建業爲墟宋以長淮假李全而屬二趙以鎮
壓之任又陰掣其權不能乘機殄滅是以至於跋扈故
曰不寵降將安邊上策也此五者立國大誠也若夫以
一隅之地抗天子之師者必有防守之費賞勞以悅其
下之費畜馬之費且有誅殺以防內亂重斂以給征繕
日嚴不解而境內困矣人情怨矣雖時有侵掠難積易
耗以通計之常若得不償失此必敗之勢也所以討之
罔功者握兵之將養寇以自封隣境之師玩寇以自重
人主聰聽不衷每誤入招撫之言將帥持權不一或制
於盈廷之論所以功欲成而有敗之者寇將盡而有延

之者夫環寇之境豈無天時憇伏百姓不足於食豈無
宿兵眾多司農度支告盡豈無疆場之上偶爾勝敗豈
無萬全而動遷延歲月如此情事一聞於人主則橐甲
鞬弓之念勃然而起苟廟算有定存不赦之志將士輸
忠盡撲討之職凡此上所云數端皆置不問定無不成
之功也二寇連兵必有氣力强弱志量大小之別先擊
小弱易於奏功且孤强大之與所謂斷匈奴右臂也然
而兵强志大者方欲赴人之急以自侈其有餘直來決
戰則腹背受敵攻吾他郡則徒舉牽制名曰攻一路實
則敵兩路也先擊强大彼弱小者必且習於觀望憚於

挑禍幸於無事雖近亦不敢援名曰兩寇所敵一寇也
楚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使寡人無以立
於天下魏武舍張繡而擊呂布周祖舍京兆鳳翔而取
河中皆得先後緩急之法也

武備篇第三十六

古邱甸之法不可行於今矣近法之中有籍民爲兵者
有募民爲兵者籍兵之法自宣王料民已非善政後世
薰日毀支以避役如之何可復行也卽欲籍之若李德
裕二百戶取一人則充伍者少若李抱眞三丁擇一恐
用民者太煩陸遜部伍東三郡人強者爲兵羸者補戶

此馭盜之法非所以馭平民也凡民願爲兵者多游惰無行無事之時往往犯罪若許以從軍是爲犯法者逋逃藪也且旣募以後習於戎旅廢其本業此曹不坐食以終身則輟耕壟上以規四海風塵爾夫漢之出征多用募士當時募法不傳今欲定其善法必有事乃募事已卽罷方其應募卽與定約成功之後隨時遣散使應募之始卽刻縱遣之期一日凱還策勳書勞給賜不以失伍爲喪業否則若漢之從軍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行者不黜其勞先有罪者得以從征自贖後復有罪不得以告身自免庶乎國法軍行兩不相害也昔賢之用

民兵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旣募之後則有教練焉
教以講事度軌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廣仁義
賤勇力出則同心入則殊尊卑也教之以順天明從君
命經德義除愧恥也故蒐狩有禮勞賜有等止步有度
左右有局先代之兵所以親上死長不相離畔以其教
之素有此具也後世練則有之教則未也如太原精卒
昭義步兵青澗射士爲之將者頗知第其能否習以行
陣此練也非教也然亦卒稱當世之冠定人主之亂而
况能用先王之法乎且兵之資扞衛者久必驕其以充
行陣者久必弱晉悼公訓勇力之士時使所以防其驕

也楚莊王日討軍實而申儆之所以起其弱也故射而
挽强者不足以當中的槩而洞鎧者不足以當致死桀
石而投人跳濠而注坡者不足以當奉法令親長上此
練兵之義也古師旅之制善矣雖其文昉於周書大抵
三代以上皆然行陣之中無終身爲兵者取井里之民
從力役之征然必審徵發之數謹更代之期慰藉以送
往歌詠以勞歸使役有定制人無苟免之心歸有定期
家無久曠之怨又以再暮爲度厚集其眾以防秋先後
二戎交錯道路得以達其音問公私之事兩無廢焉且
車皆公車徒皆公徒卿爲將帥兵殞武庫罷師而歸釋

甲力農而無轉餉之煩自是而後國祚修短不同短者
旣不足采所可采者數代而已漢有踐更之卒無營田
之兵材官騎士散處郡國有事則以虎符調發然漢法
出征多用募士及義從弛刑其發騎士郡國亦希矣豈
非井田旣廢邱甸之法亦與俱廢乎貞觀兵制內以十
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上府不越千三百人三時耕稼一時講武有事則承
檄奔命所謂府兵者也李林甫爲政大壞府兵之法於
是始有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始盛鎮臣擁以自
強不受節制於天子天子始自置兵以中官將之天下

爲之益壞藩鎮之勢益張延及五代而愈酷矣宋兵制
有四一曰禁兵居京師以扞王室而遠戍邊郡亦用之
二曰廂兵居於諸州時與禁兵參屯其餘不甚持兵專
服勞役者也三曰役兵司漕輓管庫工器之用四曰民
兵有部曲無營壘散處民間非軍興不擅行總之軍無
常帥帥無常鎮所以革五代之弊也蓋計井甸出車徒
周法也郡國各有兵京師虎符發之漢法也置府立衛
如陸贄杜牧所云唐法也以天子之兵遣戍縣鎮驕而
不可使懦而不足用宋法也故昔人之論謂宋之兵最
弱也明代垂三百年武臣未聞跋扈朝廷亦不困於養

兵其制亦倣府衛而已矣天下大亂爲兵者多者定之初專土而抗命不可勝誅也投戈納降則必受之旣受之矣雖積甲山齊與之符傳而歸鄉里可以旦夕遣盡其願爲兵者居以府衛隸以卒乘授以田疇不數年而爲農夫所以柔其氣而馴習之非不知終無用也取其僅足平天下之亂不至生亂爾非不知武備或以田事弛也取其足以自食不待竭天下以食之爾以爲吾所恃以爲治者別自有在而不在宿兵吾用兵以禦亂亦有用有不用不恃此然後立國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蓋車馬旌旗之象震動一方

速戢寧之爲幸如其不戢則延及天下雖以全盛之天下未有用兵十年而不別生事端者也未有養兵二三十年而不貧者也唐元宗之時天下之力困於多兵幽州未亂而國計已虛矣此秦越人望見桓侯時也其後德宗亦因養兵而加賦加賦而民怨所以強藩益堅須兵益多天下已潰而養兵之費尙未艾也今使人樂爲兵之利則不可罷兵使兵有坐食之安則不可屯田是二事者必於開國之初行之武王來自克商歸馬放牛高帝卽位五月下罷兵之詔耿弇甫破張步十餘萬眾卽日遣散光武卽位七年天下未盡平也罷遣輕車騎

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此善罷兵者也唐高祖既平山東卽置屯田并州以省餽運明太祖得康茂才以爲營田使俞通源墾田弗勤特遣他將督責之故明初之兵勿敢不田者此善屯田者也蓋天下未平干戈未戢人不自有其生乘此之時免其行陣勞苦又且與田以耕武夫健卒喜於休息雖奪其所安而樂從事苟疑百姓未盡服猛將有異志而宿兵以鎮之凡屬戎士皆得衣食縣官此制已定然後人主居深宮之中與三四文儒謀所以罷遣之或一旦納諸農畝冬則持戟禦寇春則服耒力田武夫悍卒非其所欲不爲潢池之

弄必有沙中之語矣懼天下之亂而不罷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必有一日焉養之者不繼御之者不戢至於決潰四出而後爲此事之究竟也郡邑初定惟蕭何計戶口轉漕之法最善若按籍求之則逃亾者眾抑配生焉覆校者紛侵盜熾焉其弊易生而難防也轉餉之便莫過於舟浮舟江淮河漢者無論矣其險且難者如太原之師漕虜沱石曰武都之師漕下辯興洋之師漕金均蒼梧之師漕零桂冀州之師漕淇水白溝柳河之師漕平虜泉渠安南漕禹廣皆昔人已試者天下之水莫不可漕但湍石之險填淤之阻得其人則通非其人則廢

苟能訪求故迹參以今教但得不至糜碎視陸運之勞不啻稍減唐置淮潁水運是已然之效也其或宜稻之地行劉大夏收市法卽運亦可省董搏霄陸運至今三百餘年未聞有再行者大抵不可盡信也若夫出征之軍餽於所征之地其事尤難朱子言之矣以一夫運一兵之食僅可支七日卽以三餽夫食一兵仍當以十五日班師則可一日不返則無食矣趙充國云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此之爲數以人力舉之用以致遠非二十餘人不能勝也今以一馬負二十餘人之任又有衣裝兵器尙可乘之以戰乎若別用他

馬又須自負食馬益多而食益少矣且唐蒙略通夜郎
朝廷所發千人郡之所發至萬餘人十倍詔書而朝不
知知之亦不敢詰非郡縣濫發轉漕負擔其勢必然稍
不如是則乏軍興矣轉餉之難若此昔之賢臣所以敬
慎顧慮不敢輕言用兵也兵執好合惡離不可因多備
而分戍疆事一彼一此不可因地遠而移鎮分戍太多
則集兵不厚易爲攻劫鎮將在此寇發在彼奔命不及
未知鎮之所宜據也善禦寇者擇要害而屯之使有隱
然之望則不必移鎮先未至而禦之無使得志而去則
不必分戍矣守城之法如敵未至不可驅民保城廢其

田作我已疲矣彼未引弓是自敝也尤不可設械防敵
適以自阻如梁之堰淮一尺之流費萬人之力命宋之
決汴敵人未限援兵之路先絕金之曲禊塞門內兵比
出外兵已覺南唐施利刃拒馬囊蒺藜布地周兵望而
知其怯也此庸人之拙謀也春秋無召陵方城不能守
江漢六朝無豫雍二鎮不能守江左不扼渦口清河不
能禦北舟唐無三受降城不能守朔方無籠竿城不能
蔽鳴沙蕭關之道無杷頭峯舊壘無以壯天德振武形
勢無伏羲城則莫制大度清溪之阻無禦武城不能控
榮經周人不據五門則淮南之津濟不絕宋人無盱眙

壽春不能守淮無裒斜劔門不能守蜀無仙人關和尚
原不能守劔不移城釣魚山不能守合州慕容超不據
大峴之固先零不杜四望之陘呂布不塞亢父之險延
敵入腹坐待攻圍師未破而執已敗矣

名將篇第三十七

用兵之道先審其義禁暴誅亂所謂義也將在軍中則
觀其律號令節制所謂律也審義者定全師之勝觀律
者決一將之勝也名將用兵徒舉欲疾奔利欲密節會
之期雨雪之夜風霧沙礫干支不吉之辰成功之所資
也環甲而趨不聞人馬之聲將萬人之眾如將一人岐

徑間道一旦若從天降間諜不及知進止之會與將列
潛刻士卒不請所向雖赴水火可也對客談笑萬眾過
集擒賊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尙未知燕飲奏伎中坐而
起行酒慰勞終夕懽暢坐客未闌而大將已斬關克敵
矣其合戰也勃然震怒援枹而鼓之敵情自亂伏甲道
旁不驚其前驅而突取中權則主將失措部曲皆靡矣
以精銳之兵載羸弱之旗而出羸弱所處忽易之以精
銳則敵人之謀適以自誤彀弓矢而微發之度及其中
堅也然後鼓全軍而注射焉則無亾矢遺鏃之費矣兩
陣旣交士卒皆坐敵在百步之內然後突起志氣一新

敵人值之若猛獸之出於懷焉有不懾者乎得其一瞬
之懾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其行軍也荷鍤贏糧從軍
百役之士皆有地以處之安置營壘部統行陣剋料勝
負甄別器能皆有祕策良法以遺後人一日之積一宿
之衛一次之舍垂囊而入汎滌而出不知爲師之所處
也其用間也直致之不若曲致之以我間敵不若因敵
之間又不若使敵自爲間也其用智也必匿其形必默
其聲形聲著於境內必生異議異議存乎中所向皆猶
豫矣形聲見於境外敵必先我而修備或覆我於計中
或倚我於計外而機械橫生矣無事而修備者政之所

忌也善爲將者民間居處田作遊覽樹藝之所莫不可
寓修備之意內政而寄軍令亦其一端也邊境遊獵校
練旌旗譟譟戍卒更休往來紛披聚散使敵人觀之習
以爲常不復措意一朝大發以相攻猶以夙昔相待展
轉刺探則兩陣旣交莫知所禦矣陰陽家所避就有默
契於心者不必令人測所自也星辰雲鳥之祥不以令
眾懼虜縮無常也假神道以喻眾志人不以爲怪設詭
詞以安眾心人不以爲誕愚士卒之耳目而用之不以
爲欺激士卒之怒而用之不以爲給皆匿形藏聲之道
也軍謀定於帷幄雖朝臣不得知與寵臣謀必洩其情

記稱桓公謀伐莒堂下執事者知之謀伐衛宮中觀貌者知之皆爲幾事不密夫漏師於敵不可也漏師朝廷之上營陣之間其可乎善爲將者不漏善將將者亦不趣之使漏也間居無事注坡跳壕洞革挽強之法與眾肄之椎牛擊豕優童舞女之玩與眾共之得選士而用不問所從來參佐皆將之所求非有求於將者也有求於將者退則將之所求者進矣兵已勝矣殘寇不足利也不以趨利乘勝入不測之域善守勝者卽善盡敵者也常勝而不敗敵斯盡矣斫營者主兵之利也地道者禦客之奇也決上游以水之徒泉源而涸之設疑城假

樓以誤之攻圍之上策也致敵以怯待敵以整強取以
亂狙擊以衰持變以正應卒以常威不必言更當持之
以敬敬其謀猷敬其軍事敬其將吏敬其卒伍敬其敵
國敬勝怠則吉也攻取之大執勝乎三軍之鼓勇三軍
之鼓勇勝乎一將之奮呼將苦而士憤者雖危必勝將
逸而士媮者雖強弗勝上下相習人自爲戰不在學古
兵法也善爲將者使敵人旣分而不得合旣前而不得
卻旣進而不得肆自匿以誘之彼莫能窺自旌以懼之
彼莫能逼自卑以驕之彼莫能悟因械於敵因力於敵
因間於敵因糧於敵不若因將於敵善用降人則因將

於敵矣凡入堅而探虎穴者皆善用降人者也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與敵異道而各有所圖必不以一郡受圍匍匐趨之而出其後也卒之我叛者執之無益也因而間之使敵自除之謀之見獲者殺之無益也因而誤之使敵自疑之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功無所往而不因卽無所往而不勝矣爲將之道勿幸兵柄以自重勿以小忿而開邊勿奏小捷以邀爵賞勿體統尊而防衛疏勿越境而過聽勿嫉偏裨之賢而抑其功勿自入財貨不與士卒同有無也營壘未安身無就舍卒乘未食不忍先嘗勿散車甲於山野

以避譴責勿以萬人性命易一官勿竭國力以幸功名
詩曰旣敬旣戒惠此南國言不忘敬戒則師之所過不
爲郡縣所苦又曰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言軍行疾速不
翱翔於道路且部伍森嚴不擾農事也有以簡易馳名
者有以嚴重馳名者方略不同而各有其功將之賢也
過城邑山川必登望高陵大澤規畫指度皆成營壘畫
地爲圖聚米可觀悅禮樂而敦詩書習傳記而親學士
錄往事可師者於座右積之旣久牆壁皆格言也通知
四夷之事深觀敵情預刻制勝之日將之能也齊人欲
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忌子路不敢過

蒲老熊當道臥貉子邛敢過縵胡突鬢燕頤而鶚隣者
將之威也禦雲梯以火器梯著火則焚禦鐵椎以大筏
錐著筏輒去禦犀象虎豹者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
使之股栗返而自躡禦水寇者塞其梁澁罨其檝擢寇
如束槍架禦連艦者其維竿可燒也重樓可以禦土山
長壘可以要地道布幔可以撓衝車或緹以連石車遇
石可碎雲屋木廬鋒莫銳焉掘火隧當其前則所轍必
陷也以裳裹首而敵以亂奪纛而舞而眾以奮交縛兩
芻蕘其四端使火益繁衣敵之衣而警夜者莫辨火牛
灰馬其出無窮火棧土狗適足相當道里遠近險夷之

勢莫不夙知勿以迴遠遷延俄與敵遇將之智也形勢未固雖有君命不可處也所向必敗雖有君命不可往也百姓未信雖有君命不可欺也營壘旣合警衛方設雖有君命不可啟也守其便宜固其猷略雖有君命不可易也受命而出不問家事朝拜詔而夕就道曾無辦嚴之日謙退不伐常與同僚相避羣坐論功獨自屏處盡敵而返絕口不言軍中偶違節制再三申令不相啟奏所以求定大事也握兵於外詔至卽發雖遭讒間不敢顧望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自喜人主不我疑也所職者軍政不敢與言出位之謀所專者闡外不敢預

聞宮府之計同列共事能者居前不復問官爵之崇卑
名號之輕重也將之忠也戰之日爲已設罰爲眾設賞
按行槍纍親授矢石衣製杖戈立馬行首出行載道則
忘其家城頭張幄則忘其親陣前鞞刃則忘其身非是
時也舉必貴謀動資持重不以三軍之命矜陷陣之名
至於克城獲都市不改肆將之嚴也戰陣不利意氣自
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不幸而遇敗衄則明罰思過
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
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是以民忘其敗將之勝概
也多請園宅田池以自託於人主豪傑歸附致之行在

不以自衛兵多糧足分之諸將而無私功已成矣勿求
更事位已極矣勿忘始進之日畏法如虜畏義如粟愛
賢如植愛士如蓄盡國家之力以殉一戰暫勝而元氣
立盡者雖能之而不爲也將之小心也陸賈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趙充國之功魏相之公也石雄之功李德
裕之斷也狄青之功龐籍之舉也岳飛湖湘之功張浚
之任也元戎稟成算于帷幄宰輔道王猷於中外將校
致死力於節閫戰勝歸功能於吏士非有私也各盡其
道而已矣若夫段頴東西羌之捷王驥麓川之功皆有
中人之助然後動而不括雖銘於鼎鐘君子羞之其或

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禍常伏於士大夫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禍常發於小人舉動輕狂者謀慮必淺無禮於人者待敵必疏突入降賊之壘親蹈羣盜之柵非大將法也原野厭人之齒川谷流人之膏點茶染木以充賞賜鬻水權油以取微息折券交貨以希其位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之兵端發自王恢二人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况發其端以取功名將所不屑爲也方略雖多總之以不殺爲仁力戰爲勇居功爲智尊君爲信衛身爲嚴故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此論將之準也若夫書傳所載欲

試其術而殺無罪之婦人兵權在握而斬其君之寵臣以令眾入敵之壘得其軍號而鞭笞其將卒營壘數百里皆用降卒先聲下之不以一矢相加凡事之不可行者古猶今也記事者過甚之辭不足深信也

興亡篇第三十八

帝王受命各隨其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要其不可離者道也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造邦也三者不同同歸於順忠質文所以成俗也三者不同同歸於安其事同效殊本同末殊所以用之者異爾興亡之理初起決成敗之幾既定審長短之數習治傷始亂之萌習亂嘉始治之

績初起之執當明逆順既定之規在立宏遠始亂宜戒履霜始治宜圖濟屯具在前志不可不察也君子之學欲天下長治久安措諸不傾之地是以往蹟成敗猶必究其得失思其振拔以指示後人要以取法天道則順乎陰陽求盡人事則不離仁義如是而已矣其餘雖有成敗亦不足道也凡混一天下者或以其德或以其功德盛者好生爲心平政爲務修身爲本知人爲明天下一日未定卽一日不敢自安功高者除天下之亂據天下之勢官天下之賢散天下之利非但無罪之人不以膏原野卽九服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蓋不

欲斃以鋒鏑亦不欲斃以苛政所以能混一也割據一方有一定之謀不暴露兵革不耗折財貨不損傷甲士但使敵入吾境攻城莫能下掠野無所得略地雖疾其勢不可長驅曾不旬日必退師矣若此者韓白不能入也卽偶入之寇賈不能守也雖未必拓境亦免疆場之虞所以能偏安也其或有功而輕敵功成不善息民力盡而用之不戢求得欲從屬厭未已是以戰勝而終危形安而勢動若此者雖欲混一不可得也兩國相持未嘗忘怨也未嘗忘戰也未嘗忘幾也在此者上下晏安有釁不能乘有備不能修在彼者君臣上下指畫狙伏

以伺其隙齊桓公東向而喙而莒人敝晉獻公夜不安
寢而虢人危及其慮成而後動計定而後戰偏師入境
全局震壞矣或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而強梁者已獨操
其柄或智不過人而欲坐收天下之敝而疾驅者已先
侈其顛若此者雖欲偏安不可得也屯難之初仁義之
名聞於天下天下引領以望其來掃除以延之入傾聽
以從其令歡忭以樂其生如闢大谷以納泉植樊援以
育獸自然而至無所勉強此百年無患者也雖無仁義
之名然兵力之強誅賞之果亦足劫制人心使之懾伏
疆鬪震撲鞭箠指麾如狼之于羊也所不如古者更宜

養兵以鎮之養兵旣久其國必貧患在數十年後而不
在目前也亾國之土地披以予人亂世之府庫散以資
人人之需食者與求爵者莫不奔走趨役依附恐後苟
無仁義忠信以固結焉一旦人情渙散莫可維繫不過
數年世局又當變矣此三勢者皆能取天下而貽厥有
遠近則國勢有修短其最上者耆定之後道德典型維
持世運禮義廉恥甄陶民風待士以禮則久有其士養
民以仁則久有其民務本力農使生意充實氣化日盛
至於二三十年教化浹洽人心雍和疆場無犬吠之警
閭里無調發之事耆年闕負戴之勞稚齒薄紈綺之好

是以長有天下也以小人加於民上以無藝之征取民
宮室臺榭棄舊而競新酷法峻刑刀鋸日弊居其間者
無論尊卑貴賤皆有自危之心皆無樂生之志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以規域中風塵之警入其境則勞役多而
休息少田疇穢而橋梁壞小人歎而君子思所以有亂
天下也黼辰之上自弛魁柄魁柄一失必有所歸或歸
宦豎或歸權臣或歸敵國歸宦豎者人心最憤君子遠
引敵國間之以啟其疆草澤因之以發其難歸權臣者
羣小之推戴發於軍中謀臣之指畫定於暮夜雖有杖
節死義之臣呼賈逵而矢心引列燭以自照固爲俱靡

而已無救危蹶也歸敵國者土地不能厭其欲貨財不能充其求名號不能慰其心資日殫地日蹙然後直舉其國所以有亾天下也上下三千餘年間削平禍亂定於一統者僅及千餘年他皆強者兼弱盛者陵衰易姓改物數見不鮮甚矣其亂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擬料之中聖賢不言延祚奇術但知安民正理我欲如是先俾天下以如是則祚必延矣我欲如是強天下以從我延不延未可知也我欲如是必害人而後能如是或害他人之民或害吾民其促速則一也三代以前尙矣創業之君得性情之正明理欲

之分與天合德故能克當天心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爾心此天之從人也天下莫苦昏昧賴人主之知以明故樂得知者而往就之又爲之竭思慮盡謀猶以益其知也莫苦殘賊賴人主之仁以保故樂得仁者而事之又爲之扞患難除姦宄欲長久所事也天下莫危無以相治賴人主詔令條教悚動覺悟故樂聞仁智之令教而服行之耕作織紝非王澤不成比閭族黨非王教不親居處食飲非王仁不安積聚稽藏非王之法令不能守百年期頤人皆有之非王之化日不能畢父子兄弟相依非王者宇下不能因此人之合天也

是以天下之人各慎其身人君之業益固各愛其上奸臣之志不行自三代至春秋雖流爲十二其法猶存也六國之君有仁心而不克自用有可以行仁之資而不知所用終歲務勝不休而卒爲人所勝其故何也闢地廣土詘強國而長諸侯惟以大其聲色財利之區在人者未可卽得糜爛在己者以爭之又或退處匿形狙勝敗而收卞莊之獲其進其退皆爲利非爲義也遷延歲月局執且變其資以爲強者有一旦非我資者矣又有他人之執偶成則在我之執日絀者矣秦之興也據形執席威烈役使仇讐而制其命橫絕天下午道而拊其

肩臂踞其要脊又值六國失計爲羸弱姬是以強者愈
強而至於有天下及其亾也任法太過斬艾日聞人情
旣不安矣又廢三代定主之制歲更易其長月改署其
令故民心易於思亂易於爲亂有自草澤崛起者此三
代以前未有之事也李斯爲始皇畫策務在因瑕釁而
遂忍之戰士之難格者以賂劓之謀士之難間者以劒
刺之皆忍之之計也以忍成功亦必有忍之者焉秦基
未毀而李斯誅矣太史公論秦受命歸諸天助非美其
得天也謂夫仁義禮樂皆棄不用而能與湯武同功故
歸諸天以明其非人道也焉有人道弗得而可爲君子

觀其二世而亾是天終不可誣而帝王相傳之道法爲
不易也自秦以後帝王之興雖有懿軌終不及堯舜禹
湯之盛是故中葉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亾不必盡如
桀紂也方其興也才權數計實有過人者天下大亂之
時五常盡廢嗜欲流行草澤市廛有擊劔扛鼎之力不
過攻剽爲姦其有慷慨震發奮起一方者亦皆好亂樂
禍雖在兵戈擾攘之中而子女玉帛盈乎左右迨其事
敗則拱手而讓人與倔强而不服皆使人爲刀俎已爲
魚肉耳有王者起知天道利後起則盤桓居貞必不妄
發知人事利有德則施仁仗義以救人於水火知濟代

在得人則拔謀臣於行間捐土地以資戰將三顧草廬
一見捫蝨若濟川之有機也必不與人逐鹿相競於一
彼一此而無成算於胷中也以土地甲兵之力行仁義
之事實則以仁義之行濟土地甲兵之強也有城而不
取其意則盡取天下城而後快也有亂而欲定其意則
在定天下之亂而臣僕其人也以爲與人相競如兩騎
並馳未有以相先也於是反其所爲彼急則此寬彼暴
則此仁彼譎則此誠彼不能及則吾踞其勝矣猶未已
也以爲控御失宜則事我之人還爲敵國其事未可知
也德之不修雖天下大定而蕭牆之內仍有隱憂其事

未可知也是以雄略內斷英武外揚左顧右盼汎掃宇
內而大亂已除矣天下已安矣與聖王同功矣其在
中葉也大將統兵所以固圉唐之河北累葉不庭統兵之
將授之士也參任宰輔所以防姦宋之奸慝接踵不已
參任之法滋其蔓也綜核以肅紀綱一人竊權紀綱皆
其私勢臺諫以擊奸慝一奸當道臺諫皆其私人積漸
既久陵夷之理已具儻非命世雄姿再造區夏其他中
才以下雖有片長小善同歸禍敗不必幽厲之釁而有
赧獻之災矣何也其基命者淺也又其甚者始以簡質
爲治者簡質積而朴茂生朴茂積而勁悍生末流之弊

至於不安在上始以文飾爲治者文飾久而枝葉生枝
葉久而奸巧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下如有不軌之
奸生於其時知下情不安而輕移其上矣六朝五代是
也陰去宗族翦伐知勇爲子孫措諸不傾然而宗族旣
盡知勇旣盡本根之庇薄矣是以微有失德其臣卽具
禍心二三文墨之士不必有宋萬之力羽父之威壇坫
之上挈神器與人不惟不以爲恥亦復不以爲懼養子
健兒奮技擊之力跋扈之威叫噪部伍竊取委裘安坐
而享之亦復無患蓋習見所以得之者不義故知其所
以失之者不爽也此朱子所云三綱不立眾志無所統

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也文中子曰天下崩
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勿爲禍先又曰天地
有奉生民有主卽吾君也聖人錄多方之書以明倡亂
者不惟犯人主之禁且賊古今通義逆天地元命蓋殷
之餘民聖人原未嘗以義士許之借先王餘澤之名倡
亂於下竊發於大定之日其爲惡逆夫復何疑所以不
卽誅夷諄諄教告者聖人之仁也仁不可妄施誅不可
數貸聖人著之於經爲後世戒所以止亂也夫鍾會亂
蜀蜀人不能有爲遂人殲齊齊侯無害於伯大執既有
所歸雖使遺黎蠢動部曲亂法猶不害其定國也蓋好

亂者人心之私有定者天下之公也且大執既定而復
倡亂天心亦惡之矣竇融曰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爲邱
墟生人轉於溝壑存者非鋒刃之餘卽流亾之孤若復
再寘於亂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庸人猶
且不忍况仁者乎若其樂禍而惡定神器有歸而竊發
以此保身亢宗吾未之聞也

繹志卷十終